

DS

735

A2C43

1790

v. 70



陔餘叢考卷二十九

陽湖 趙翼 雲岩

科舉分南北

明史選舉志明初禮闈取士不分南北洪武丁丑考官劉二吾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廷試陳郊第一帝疑所取之偏命張信等十二人覆閱郊亦與焉帝悉誅信蹈及信郊等戊三吾於邊親自閱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廷試以韓克忠爲第一皆北士也然訖永樂間未嘗分地洪熙元年始命楊士奇寺定取士之額南十六北十四宣德正統間又分南北中卷此科場分南北中卷之始也

七修類稿謂仁宗時楊士奇奏分南北中卷及義等議定各處類數議上宮中與爲至宣宗始

行之傳維麟明書謂宣德中上嘗論科舉言兼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及南人楊士奇乃請將試卷例緘姓名外書南北二字南十六北十四則似出于宣宗之諭而非
仁宗
時事

前明兩京解元不必本省人

前明南北兩京解元不盡以本省人爲之按兩京求舊錄記南京解元洪武甲子廖孟瞻丙子尹昌隆辛卯徐則寧嘉靖壬子孫溥俱江西人洪武庚午黃文忠永樂戊子黃壽生俱福建人正德庚午許繼先嘉靖戊子許仁卿俱浙人北京解元景泰丙子徐泰正德丙子周光雷嘉靖戊子馬一龍辛卯馬從謙癸卯沈紹慶隆慶丁卯莊允中俱南直隸人正統辛酉章以占甲子司馬恂天順壬午鄭宏宏治戊午孫青辛酉謝丕嘉靖壬午周

禪己酉孫鋌俱浙江人成化丙午羅作江西人宣德壬子米雍隆慶庚午李廷機萬歷癸酉柯挺俱福建人嘉靖丁酉鄭光溥山東人宣德己卯鄒冕河南人嘉靖乙卯楊濂四川人自萬歷壬子宋鳳翔以浙人領解此後必北直人居首矣

五經中式

鄉會試由五經中式者有明一代僅三三人洪武二十三年閩人黃文忠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旨特置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此五經之始也至崇禎甲

戌會試則福建顏茂猷

明史選舉志崇禎甲戌會試舉人成茂猷通作五經文而許送內簾中副榜特賜進士以其名

另爲一行刻于試錄第一名之前

丁丑則江西揭重熙景不癸未則浙江譚貞

良馮元飈

見顧寧人日知錄呂種玉言鯖鈕玉樵觚賸

入

本朝則指不勝屈順治

丁酉鄉試山東法若真以全作五經監臨主司公薦異

才詔試王芝宮以內閣中書一體會試丙戌成進士

館選

見寄園寄所寄

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侯官林文

英皆全作五經以違例不准謄錄監試御史陸祖修特

疏以聞得旨許其一體會試戊辰俱成進士館選

觚賸

王

午科順天鄉試五經監生二人一莊令與一俞長策初

以違例貼出仍具奏得

旨俱着授爲舉人准會試嗣後做五經者不必禁止作

何定例九卿等詳議具奏

見分補筆

自是著爲令甲各省定

額外加中五經一人於是習者益衆康熙癸未則清苑

張秉吟泰州官懋言山東李頌俱中式而各省鄉試亦多以此取中如王阮亭分甘餘話所記直隸陝西等省至有以五經掄元者而尤以戊子科江西解元李紱五經文及二三場皆博大精深謂其有萬夫之稟至雍正丙午科常州徐景曾鄉試以五經中副榜亦蒙 恩准其一體會試遂成庚戌科進士此尤出於常格也然文思敏捷者兩日一夕之力完此二十三藝實亦不難余亦以五經中乾隆庚午科順天鄉試辛未年會試奉 旨停止五經中式之例

按景書宋時鄭俠之父暈同五經出身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賜五經及第又蔡齊孫夷

俱中九經狀元則前代已有之

遠省舉人給驛馬

今雲貴四川舉人赴京會試例給驛馬蓋自宋時已有此制燕翼貽謀錄云遠方寒士預鄉薦而不能至禮部良爲可念開寶二年十月丁亥詔四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令樞密使定例施行蓋自起程及還鄉費皆仰給於公家

科場給燭

袁文甕牖閒評謂唐時科場不許見燭五代竇貞固以晝短舉子不能盡所長乃請夜試許用三條燭故韋貽永詩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此五代故事也然晚唐時有更報第三條燭盡文昌風景畫難成之句則唐時已有給燭之例

鄉闈用京官主試

宋時鄉試皆外官之有文者主之宋史蕭燧以進士爲平江推官有秦檜親黨密告以必主文漕闈曰丞相將以子相屬也燧拒之旣而被檄將就院忽易一員秦燧果中前列夷堅志天台丁可成進士家居待闕漕使念其貧檄爲常州考官續通考元制選考試官上都大都由省部選差各行省由行臺及廉訪使公同選差每處考試官一員同考試官一員元史熊朋來江西人延祐設科行省請朋來爲考官朋來以應試者多及門遂不就而就他省之聘吳澄有江西秋闈分韻詩序云延祐四年江西中書省舉進士典校文者七人或千里外或

千里內一時咸至云是宋元鄉試主文者皆不命京朝

官也

按元史暢師文爲翰林學士延祐四年主試河南歸卒于傳舍則又似以京官出典試豈近省用京官而遠省則就近徵聘耶

明初仍

宋元之制各省鄉試皆由監臨會同提調官聘他省有文名之教職及居家士大夫主之至有用儒士者棘闈記永樂中各省鄉試有儒士主考而品官反爲同考者明史選舉志景泰三年命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推舉見任教官於是教官主試遂爲定例其後有司徇私聘取監臨官又往往侵其權宏治中謝鐸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職分旣卑聽其指授乞命部屬等官每省差二員主考時不能用至嘉靖七年因張璁言乃差京官主考閱戊子辛卯兩科仍罷至萬歷十一年又遣京

官自是遂爲定例云

選舉志亦謂景泰以後專用教職主考然亦有不盡然者如正統中翽堃官陝西久思一見其父乃欲聘

父爲陝西鄉試考官父怒曰子

爲憲司父爲主考何以防閑乃止又少卿楊濂以服

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

主山東試皆非教官也吳青壇讀書質疑謂宏治

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以進士

爲之不拘現任

湧幢小品謂嘉靖戊子

致仕蓋因謝鐸之奏稍變其例

今專用教官矣

辛卯二科差京官爲各省主考不用詞林皆科部及行

人爲之其給事中不獨於浙江江西卽山東兩廣雲南

四川亦用之至萬歷乙酉戊子差京朝官則用詞臣三

員或四員給事中亦同此數皆用之於浙江江西福建

湖廣而他省則用部寺以下官云其鄉試同考官之例

按明選舉志兩京房考多用教職嘉靖七年以張璠言

加科部官一員二十五年從給事中萬虞愷言各省鄉

試房考精聘教職不足則聘外省推官知縣四十三年

又從御史奏兩京同考用進士京官易詩書各二人春
禮各一人其餘乃參用教官萬歷四年又議北京同考
教官衰老者遣回取足於觀政進士南京取足於附近
推知於是教官不用矣

十八房

本朝會試及京闈鄉試所用同考官凡十八員謂之十
八房按分經本始於宋理宗紹定二年但不載房數今
之十八房蓋沿前明制也然明制亦有不定十八房者
明史選舉志初制會試同考八人其三人用翰林五人
用教職景泰中俱用翰林部曹正德中用十七人翰林
十一科部各三萬歷十一年以易卷多減書之一以增

於易十四年書卷復多乃增翰林一人以補之此十八

房之始也四十四年又因余懋學奏易詩各增一房遂

有二十房

懋學人云天啟乙丑易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禮各一房爲十五房崇禎戊辰復爲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爲十八房癸未

復爲二十房

本朝酌定中制易詩各五房書四房春秋禮記

各二房共十八房相沿已久近日因同考官以經分房

有關節者易於按經尋索

特旨不復分經但以一二爲次仍用十八人此不惟可

以防弊且各經試卷多寡不等限之以房則卷少者甚

閒而卷多者幾於日不暇給余分校壬午鄉闈籤掣詩

五房通計京闈卷八千有餘而詩經獨至五千卷是五

考官較十三考官所閱之卷尙多三分之二不得已分

八百餘卷入春禮四房助校然詩經猶各閱八百餘卷其視易書等房每房不過二三百卷閒劇大不侔也今不分經則各房所閱卷多寡適均可從容校閱不至苟簡矣

讀卷官

廷試進士例點大臣爲讀卷官今對策進呈後皆

上親閱不煩大臣讀也古時則實於御前跪讀宋史王沔最善讀仁宗每試舉人經沔讀者多在高選舉子納卷必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呂陶對策力言新法不便王安石讀未半神色頗沮神宗覺之乃命馮京竟讀胡安國廷試策以推明大學漸復三代爲主宰臣以其無

詆元祐語欲置下等哲宗命再讀擢第三王應麟傳廷
試進士上欲以第七卷爲第一卷應麟讀之曰是卷古
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遂置第一乃文
天祥也金史李晏傳世宗御後閣召晏讀新進士所對
策又堯山堂外紀羅倫旣中會試於禮部頒卷時乞增
紙以畢所欲陳禮部許之倫遂成三十幅李文達進讀
跪久至不能起上命中使掖之羅成大魁是古來讀卷
皆在御前跪讀今但擬別高下將前列十卷進呈候
上親定無所謂讀卷之事矣阮亭池北偶談謂今制內
閣九卿讀卷候
旨命讀則讀不命則否是 本朝令甲亦無不讀之明

文故仍曰讀卷官而不曰閱卷也特以聖學高深一覽瞭如母煩大巨捧讀耳

按古人奏事皆在御前跪讀不特讀卷也漢書霍光等奏皇太后廢昌邑王尚書令讀奏云云讀至平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云云六朝以來亦有對仗讀彈文之制南史徐陵奏彈安成王瑱進讀奏狀安成在殿上流汗失色唐書畢構傳敬暉等表武三思等不宜爲王構以中書舍人當讀表抗聲析句左右皆曉王義方以李義府縱囚婦淳于氏逼死大理卿畢正義方乃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狀宋史司馬光呂誨上建儲疏

韓琦讀於上前

韓琦傳

富弼讀張方平疏於上前漏盡士

刻

富弼傳

唐烱劾王安石上殿自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

聽劄子乃抗聲宣讀凡六十餘條上屢上之烱讀自

若

戶部傳

林栗入奏事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帝稱善

栗曰臣意尙在下文乃再讀

林栗傳

高宗初相李綱綱以

十事要說每劄面讀訖又陳其所以然

建炎遇退志

孝宗欲

行三年喪沈清臣論喪服六事讀甚久知閤張巖屢

叱之上令勿却巖奏恐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

事遂讀畢

蔡辛雜識

明呂震兼領禮戶兵三部凡奏事他尙

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迭進奏震獨奏三部

背誦如流水未嘗有悞

明史呂震傳

英宗北狩邸王監國午

門羣臣劾王振罪讀彈文未起馬順厲聲叱出王竑
憤遂擊殺順王竑傳比皆御前讀奏之故事也按明史魏
元傳故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讀則封進未有不讀
而面呈者成化中給事中董旻等劾商輅疏徑呈御
前帝怒其不循舊制叱之蓋明制面奏未有不讀不
得面則封進耳然天順中楊瑄周斌等劾石亨曹吉
祥帝大怒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此
又似面奏卽進疏不須讀者蓋其疏先封進及帝怒
召斌等詰問又令自讀耳

殿試彌封另謄

獨醒雜志紹興庚辰殿試上親閱卷問對讀官云鶴鳴

却寫作鶴鳴嗚呼却寫作嗚呼何也對讀官李浩曰臣讀至此亦疑之然以其正本如此不敢改易乃取正本視之果然是宋時殿試亦彌封另謄進呈也澠水燕談錄亦謂廷試彌封謄錄始于景德祥符之間宋史常安民傳安民試第一主司啟封見其年少欲下之常秩不可曰糊名較藝豈容輒易此蓋禮部試非廷試也

科場迴避親族

通考唐開元二十四年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試事其侍郎親故則移試考功謂之別頭試此後世科場迴避親族及另設迴避卷之始也然唐書沈絢主春闈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汝於諸葉中放誰

耶曰莫如沈先沈擢其母曰二子早有聲價科名不必
在汝沈儋孤寒鮮有知者絢不敢違遂放儋及第則宗
族又似不迴避按齊抗傳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悉
試考功謂之別頭試抗以爲侍郎大臣皆上所任不必
別試乃奏罷之沈絢之取沈儋或齊抗奏罷之後歟否
則先儋等與絢本同姓不同族歟宋史張士遜傳科場
初用糊名法士遜爲巡捕官以進士有姻黨請迴避自
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爲令而宋制應迴避之人有并
及門客者夷堅志汪義和預鄉薦淳熙辛丑其弟義端
爲文院點檢試卷官牒詣別頭乃奏名以黃甲榜登第
此親族迴避也黃若納以禪服不及試大院乃經營以

某公門客避嫌例試別所遂登科此門客迴避也

鄉會試錄有序

鄉會試錄進呈主試者例作序文自明洪武中陶凱主試始洪武三年凱定科舉式明年會試凱爲主考取吳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進御凱序其首簡遂爲定例事見明史本傳

程文墨卷

鄉會試闈中例刻魁卷自明萬歷中始續通考萬歷十三年乙酉科題准程式文字就將士子中式試卷純正典實者依制刊刻不許主司代作其後場有學問該博者亦許甄錄此刻魁卷之始也

王阮亭池北偶談亦謂舊制科場進呈試錄主考官自撰程文其用士子

文稍爲點定自
萬歷乙酉始

按古時程文本係官爲頒定五代史李憺傳
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
詩賦爲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憺
爲之憺曰吾少舉進士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正未
可量假令予再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
格耶此學士院所作程文也明洪武初定科舉命宋濂
詹同等撰經義式先期行禮部頒降此禮部所頒程文
也成化中詹事黎淳奏科場作文定式洪武中嘗降近
年所刊程文純粹者少駁雜者多乞將考官究治此主
司所作程文也是以有明以來皆稱主司之作爲程文
舉子之作爲墨卷其實古來舉子之作亦稱程文葉石

林曰唐時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卽以已登第名次處之如和凝以十三名登第後得范質愛其文亦處以十三也則以舉子之作爲程文自唐五代已然元懷拊掌錄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國學試體貌大臣有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此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黃常明詩話士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尙難反覆曲暢洪景廬夷堅志余鏞族子狃于一郎雖能作程文然學藝迫出鏞下又福州名士張楠禱於土地神曰楠雖不肖學業程文不在儕輩下又劉堯夫帶病入試信筆塞白忽灑然而醒自讀程文大笑盡抹去改爲之遂中第一謝疊山送程漢翁序

亦云科舉程文之士金史章宗紀詔進士程文但合格者卽取之母限以數楊伯仁傳進士呂忠翰廷試第一海陵以其程文示伯仁伯仁曰當在優等又鄭子明傳廷試後海陵以子明程文示邱行對曰可入甲乙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進士第一人程文示子明子明少之癸辛雜識陳揆集中有忸怩集乃爲舉子時所作程文明史陶凱傳洪武四年會試凱爲主考官取吳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進御此皆舉子之作稱程文也顧寧人謂宋以來多取士子所作爲程文明初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爲墨卷云

制科題目

宋時試博學宏詞題目多使人疑快以難之沈作誥寓簡有十字訣曰明曰暗曰疑曰頑曰合曰揭曰坼曰包曰胎暗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教焉題目中不見數而藏五與十二於其間若明數則如旣醉備五福祭有十倫是也疑則如堯舜湯禹所舉何如也看似唐虞夏商乃是魏相傳書天子所服謂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兄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事也又如湯周福祚疑若二代乃是杜周傳贊張湯杜周並起小吏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及也此專以疑誤困人實難捉摸然葉石林云昔有人習大科文字十餘年而業成者馬端臨亦謂有異巖者

取諸書可爲制科題者抄爲一編揣摩殆無遺漏則制科亦有擬題矣宋高宗立博學宏詞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兩題入三場每場一古一今

題名錄

一榜進士出翰林衙門例刻題名錄此蓋本唐時進士登科記之例也封氏聞見記云當代以進士登科爲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繁輕薄者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好事者因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訖於茲曰名曰進士登科記所以昭示前良發起後進也張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以爲千佛名經又元

明以來進士例刻碑于國子監盡列一榜姓名此亦倣唐慈恩題名之例嘉話錄題名起于進士張莒偶遊慈恩寺題名雁墻下後登科者遂爲故事乃書之于板宋時進士題名則刻石于相國興國兩寺見文昌雜錄其刻石于國子監則自元仁宗時始

新進士赴國子監拜謝

中式新進士例赴國子監拜祭酒司業其由來不可考觀元人歐陽圭齋集有四絕句記進士謝師禮成序云泰定丁卯八月十二日崇天門傳臚賜進士右榜第一人阿察赤左榜第一人李黼皆肄業國學日新齋余授業生也是日京尹設鼓樂旗幟導二狀元入學謝師拜

余明倫堂榜眼劉思誠探花郎徐容嘗因同年黃晉卿彭幼元從予遊亦拜其側其餘進士以門生禮來拜謝者不計其數云云據此則元時狀元之拜祭酒似因曾在國學肄業故有謝師之禮其不由國學肄業者或不在此例以後遂相沿爲故事凡成進士者無論肄業與否俱行拜謝之禮耳

明史選舉志國初宋訥吳顥爲國子監祭酒歷科進士多出太學而戊辰任亨泰廷對第一太祖召訥褒賞擬題名記立石監門辛未許觀亦如之進士題名牌由此不絕此又可想前明新進士拜國子監之由而監中立進士題名牌亦以進士多由監中中式者故創此制其後遂沿爲成例凡新進士每科須立碑監中也

座主見門生禮

門生之禮漢與六朝各別說見門生條內至舉子中式者對座主稱門生則自唐始唐書權德輿門生七十人

推沈傳師爲顏子又權璩傳云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也蕭遘傳遘爲王鐸所取士及與鐸同爲相常奏帝曰臣乃鐸門生此座主門生之見于史冊者也門生謁座師房師將出師送至二門外不出大門及門生爲主考同考官例須親率所取士謁已座師房師此亦有故事五代史裴皞以文學在朝久宰相馬嗣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馬知貢舉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爲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僚也公見我于私第門生也何迎送之有此門生見座主故事也唐書楊嗣復知貢舉其父於陵自洛入朝嗣復率門

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門生坐兩序而於陵前爲考功時所取李師稷時爲浙東觀察使適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爲美此又門生見座主父之故事也

座主亦稱主文通鑑王鐸乃韋保衡及第時主文是也按古時進士時座師稱座主張籍寄蘇州白使君詩登第早年同座主是也查初白詩以

鄧舉主考亦稱座主恐無所本

按通考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及第人不得拜知舉官

及稱爲恩門師門并自稱門生

先是唐會昌三年中書奏及第進士不得呼有司爲座主後唐

長興六年中書又奏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爲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

本朝初年因御史楊雍建

言亦嘗有禁故今中式士見主司但用姓名書帖不

稱門生此又近時科場故事也

明史霍韜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及議大禮不合遂

不以澄爲座主及韜總裁已丑會試亦遂不以唐順之等爲門生

試亦遂不以唐順之等爲門生

同年

同年之稱起于唐按唐書許孟容傳京兆尹元義方劾
宰相李絳與孟季弟同舉進士爲同年才數月輒徙官
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歲至
千人私謂同年本非親與舊也然則是時吏部同歲選
官者亦號同年通鑑令狐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
引楚爲相後憲宗崩穆宗欲誅鎛楚與宰相蕭俛皆鎛
同年進士力救之乃貶崖州司戶是李絳雖曰同年非
親與舊而其時同年之分誼已親按後漢書李固傳有
同歲生得罪於梁冀陳壽魏志云魏武與韓遂父同歲
孝廉故臨陣時與遂父語移時同歲卽同年也則是時

同歲舉孝廉者已有分誼此又後世同年之風之所始也近世又有序先後同年者文昌雜錄太子太師張昇大中祥符八年乙卯登科至熙寧九年丙辰薨先一年爲乙卯及見登科新進士此先後同年之所由昉也余庚午鄉舉宛平黃叔琳開府係前庚午舉人曾爲先後同年之會大學士史鐵崖并及見先後進士同年真爲盛事

填榜

今科場拆卷填榜先從第六名起蓋是古制唐摭言記桂黃門知貢舉第三場諸生五百餘人咸在未有填榜人舉子尹樞請任之因令捲簾授以紙筆每札一人則

抗聲唱名無不念其公惟空其元未填樞請曰狀元非
老夫不可公笑諾之因令親筆自札之是唐時填榜已
空狀頭也然填榜何患無人乃令舉子自書恐唐制亦
未必如此摭言所云未可信也又李肇國史補李程試
日五色賦旣出見楊於陵於陵見其破題云德勳天鑒
祥開日華謂程曰君今須作狀元翼日無名於陵大不
平另以故冊寫其文見主司主司嘆賞不已曰場中有
此當處以狀元於陵乃曰此李程作也亟命取程卷對
之一字不差遂擢爲狀元是唐時主司未放榜可以見
客然未放榜何以知其無名耶豈穆宗以後原有先送
取中試卷姓名于中書覆閱而後放榜之例所謂翼日

無名者或卽送中書未放榜之先耶然旣送中書閱定又豈能填榜時忽改一狀元是皆不可信者也

寄籍

撫言記曰香山守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負時名以首冠爲已任旣而徐凝至香山請誦所爲詩祐曰某甘露寺詩日月光先見江山勢盡來凝誦匡廬瀑布詩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凝遂舉首蘇叔黨本東坡子蜀人也而在杭州發解然則唐宋時解送舉子不必皆本籍人也或解送雖不必本籍而其人籍貫亦不必改從取解之地耳按閑居詩話云福州人周總天禧二年值詔下赴鄉薦不及有故

人爲譙郡守往投之而國家申嚴條約不許寄籍遂認其郡吏周吉爲父三代名諱亦從之果預薦其父聞之寄詩曰文章不及林洪範德行全虧李坦然若拜他人爲父母直須焚卻蓼莪篇總遂鬱鬱以卒是宋時籍貫之制本嚴洪容齋隨筆云偶得延平元年孫僅榜一小錄一榜共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皆貫開封府惟第九名劉燧爲河南人其下又二十五人皆貫開封謂不應都人士中選若是之多疑皆外方人寄籍以爲進取之便耳此蓋因籍貫嚴而皆寄籍京尹也又元史胡長孺傳長孺本永康人宋咸淳中從外舅徐道隆入蜀銓試第一則宋鄉試又有不拘本籍者蓋仍用本籍鄉貫

而就試於他府耳月魯不花本蒙古遜都思氏隨其父
任就試江浙鄉闈中右榜第一則元制蒙古人亦可就
試各省矣今江南人多有寄籍順天屢禁不止蓋時際
昇平士皆自奮于功名之路固非條教所能盡絕也

關節

關節二字起于唐然不盡指科場言也杜陽雜編元載
嬖其妾薛瑤瑛瑛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母曰趙娟
娟與中書主吏卓倩等廣賄賂賂號爲關節是凡營私
信息皆號關節矣

宋包拯知開封府京師語曰關節
不到有闡羅包老亦不專指科場

李肇國史補

敘進士科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牛軋牛羊日歷云輕
薄奔走揚鞭馳騫以關節緊慢爲甲乙楊汝士錢徽知

貢舉段文昌言于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士皆以關節得之乃命覆試李景讓最孝友其弟屬其請托王司景讓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據言高鍇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來取狀頭鍇廷斥之又廣明亂後郡國不復以貢士爲意惟江西鍾傳急于薦才四方舉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求首薦者此皆指科場之關節蓋關節之云謂竿牘請囑如過關之用符節耳

按唐時又有通榜之例洪容齋謂唐不糊名有交朋之厚者爲之薦達謂之通榜故其取士畏於議多公而審亦或有脅于權勢撓于觀故者若主司賢者則不然未試之前固已定去取于胸中矣云云今按據言貞元十九年權德輿主文陸儔員外通榜韓昌黎薦士十人於儔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皆捷此所謂通榜也其脅于權勢如裴思謙以仇士良書函求上第則謂之關節正李肇所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也

至後世舉子所謂關節則用字眼于卷中以爲識別者宋史

劉師道傳弟幾道舉進士因廷試卷糊名陳堯咨爲考官教幾道于卷中密爲識號此則近代科場關節之所昉也然唐時關節多出于情面權勢尙未有以賄賂者宋史王欽若知貢舉有任懿托欽若所善僧惠秦許銀三百五十兩會欽若已入院惠秦令欽若門客轉達欽若妻李氏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及銀數于臂入白欽若榜發果登科爲御史中丞趙昌言所劾此則宋時科場之弊較唐更甚矣明成化中萬安爲相二十餘年每遇試必令其門生爲考官子孫甥壻多登第者宏治十二年會試大學士李東陽少詹事程敏政爲主考給事中華景劾敏政鬻題與舉人唐寅徐泰乃命東陽獨閱

文而敏政謫官寅泰皆斥譴嘉靖四十年應天主考無錫吳情取同邑十三人被劾謫外萬歷四年順天主考張汝愚中張居正子嗣修懋修及居正黨侍郎王篆之子之衡之鼎居正旣歿御史丁此呂追論其事三十八年會試庶子湯賓尹爲同考官御史孫居相劾其私韓敬吏部尙書孫丕揚因寘賓尹敬於察典而是時進士鄒之退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賢亦有私爲孫居相所劾又吳道南典會試吳江舉人沈同和與同里趙鳴陽聯號舍代爲文榜發同和第一鳴陽亦中式都下大譁道南亟檢舉詔覆試同和竟日作一文乃戍烟庫鳴陽除名天啟二年中允錢謙益典浙江試取舉人錢子

陞館書示 卷三
秋卷七篇大結跡涉闢節榜後爲人所訐謙益自安舉
千秋謫戍後謙益應推閣臣溫體仁以此事疏攻遂罷
枚卜此皆科場舞弊之近事

帖括策括

唐書選舉志楊綰疏言明經但記帖括按文獻通考唐
制帖經試士後以應試者多至帖孤章絕言以惑之應
試者乃索幽隱編爲詩賦不過數十篇難者悉備此卽
所謂帖括也又薛登傳後生皆緝綴小文名爲策學而
東坡議學校貢舉狀亦云近世士大夫纂類經史綴緝
時務謂之策括是策亦有括矣不寧惟是文獻通考又
云宋時制科所難者六論有異巖者取諸書可爲論題

者抄爲一編揣摩殆無遺漏則論亦有括矣又范文正以館職薦富鄭公公辭以未習范曰已爲君置大科文字所謂大科文字蓋亦與嚴所編之類也是詔冊亦有括矣學術日薄士皆以捷給爲務近世館閣之類書科場之策略傳遽旁午固無足怪也

助史湯孔敬傳宋未有論範論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體主意講

宜等刻亦括括之類也

及第詩

池北偶談引蘇子美及第與同年宴李丞山宅詩云拔身泥滓底飄迹雲霄上氣和朝言甘夢好夕魂王軒眉失舊斂舉意有新况爽如秋後鷹榮若凱旋將謂一第而津津如此宜其早廢不達也按此事古人甚多竹坡

詩話謂孟郊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一第之得失憂喜如此宜其雖得之不能享也阮亭之說亦同此意又唐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紳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宋張虞登第用劉昌言詩題興國寺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奕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如其言陸放翁家世舊聞張中中第四名喜甚在廷試時挈友人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後爲象山縣官以事罷流落終身此皆器小不享厚福之驗然得意詩亦有不盡關乎後日之福澤者黃常

明詩話記白香山及第詩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翩
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宋史呂大忠傳馬涓以進士第
一入幕府時自稱狀元大忠曰狀元者及第未除官之
名旣爲判官不可更稱又六一詩話載呂文穆未第時
薄遊一縣縣令之子胡旦遇之甚薄或言呂工詩宜少
加禮胡問其警句客舉其一首末句云挑盡寒燈夢不
成旦曰乃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明年首中甲科使
人寄聲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夷堅志董體仁累舉不
第過臨江郡守彭子從其鄉人也視其刺字曰老榜官
耳次年南省奏名廷試第一僉書鎮南軍判官歸次臨
江彭遣人迎董書其紙尾曰黃紙初開墨未說君恩重

許拜金鑾故鄉知已來相迂便是從前老榜官彭甚漸
悔獨醒志則以爲體仁寄家人之作非寄彭守也按香
山及文穆皆享有名位馬後爲大監卿董後亦爲相則
此事固不可概論也第進身之始輒沾沾得意則器小
不言可知王沂公狀元及第郡帥令倡樂迎於郊公乃
易服由他門入謁守守驚曰已遣人奉迎矣王曰不才
偶忝科第敢煩郡守父老致迂是重其過也守嘆息卜
其遠大明羅洪先作狀元外舅曾太僕曰喜吾壻幹此
大事羅面發赤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
人奚足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
講學觀此則二公所志之遠大可知矣

甲榜乙榜

今世謂進士爲甲榜以其曾經殿試列名於一二三甲也舉人謂之一榜後以進士有甲榜之稱遂以一爲乙而以舉人爲乙榜非也漢書儒林傳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丙科四十人杜氏通典進士有甲乙二科武德以來第進士惟乙科舊唐書元宗親試敕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元宗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爲之首其乙科凡三十餘人是甲乙科俱謂進士也宋時進士三甲之外又有四甲五甲紹興十八年賜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第一甲十人二甲十九人三甲三十七人四甲一百二

十二人五甲一百四十二人朱文公乃是榜五甲九十
名寶祐四年文天祥榜共六百零一人一甲三十一人
二甲四十人謝枋得爲首陸秀夫第二十七三甲七十
三人四甲二百四十八人五甲二百十三人

陔餘叢考卷三十

陽湖 趙翼 耘菘

數目用多筆字

陸容菽園雜記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尚書開濟因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易竄改故耳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洪容齋亦謂九之與久十之與拾百之與栢亦然可見多筆字宋已用之且不待此也古書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叁其義本同爲鳩序刺不壹也而正文則其儀一兮表記卽以壹車注云聲譽雖有衆多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諡外孟子市價不貳趙岐云無二價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

字二與貳通也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亦用大壹字
繫詞參天兩地釋文云參音三周禮設其參註謂鄉三
人則三與參通也又宋人袁文云十千爲万乃万字也
至萬字則蠲也二字義本各別惟錢穀之數懼有改移
故万借作萬字耳然詩書中如萬方有罪萬福攸同之
類左傳萬盈數也凡十千之万俱已作萬漢書項籍傳
贊引賈誼過秦論起阡陌之中史記作千百則千百與
阡陌通也又按梁天監中東錢以八十爲陌西錢以七
十爲陌沈括云謂之陌者本百字借陌字用之如什與
伍也合而觀之則數目用多筆字自古已然菽園謂始
於開濟者非也至卅卅字或以爲俗書省文按說文

云廿音入二十之并也卅先合反三十之省也卅先立
反四十之省也是卅卅卅正古文也國語行玉卅穀正
作卅字史記載秦始皇碑皇帝臨御二十有六年洪容
齋謂應作卅有六年其碑文皆四字句史遷易爲二十
有六年故獨此一句成五字耳由此類堆往往有流俗
指爲俗書而其實係本字者如礼字処字与字許叔重
釋礼字云古文釋処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釋与
字云賜予也与與通然則今所謂俗字乃正文也又如
棄之爲弃饑之爲飢煙之爲烟棋之爲碁俸之爲栖筍
之爲笋箇之爲个亦正文也至有實係俗書不可用者
宋景文筆記云後魏北齊俗作僞字最多如巧言爲辨

文子爲學之類隋有柳詵則又因巧言而訛爲玼矣此則真俗書也時俗數目字文有故爲省筆以便書寫者貢父詩話謂今以萬爲万以千爲人人人能道之也然則以千爲人宋人已如此矣至貢父以万爲俗字則失攷

銀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內金銀布帛一條謂專用銀錢爲幣直至明中葉始定此說殊不然按銀之爲幣古人原用之虞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然大公九府圖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則周時但以黃金及錢

帛爲幣而銀不用管子國蓄篇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又曰無金則用其絹絹三十三當金一鎰無絹則用其布布百兩當一鎰國語晉夷吾求入國許賂秦公子繫黃金四十鎰國策秦使唐雎以五千金散之人不及三千而天下之士爭鬪矣是春秋戰國時所用惟黃金刀布也秦并天下幣爲二等黃金爲上幣餘皆用錢其珠玉龜貝銀錫祇爲器飾不用爲幣漢初因之然鼂錯言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其把握可以周四海而無飢寒之患則是時雖不用銀而鈔與金珠同貴可知漢武元狩四年始造白金爲幣自金乃銀錫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銀重八兩其文龍

直三乎次曰以重其文馬直五百次曰復小其文龜直

三百吏民盜鑄者不可勝數則已有用之者然歲餘終

廢不行王莽時又制為銀貨與錢貨並行宋提銀八兩為一流

他銀一而民間仍以五銖錢交易魏文帝時并罷錢令民

以穀帛相易六朝則錢帛兼用而帛之用較多北史魏張

高祖廢長尺大斗重秤後因軍國需用故絹上加綿八兩布上加麻十五斤是納賦

皆以絹布也孝文帝始制百官之祿每戶增調絹三疋穀二石九斗以為奉祿之用

夏侯達遷歲祿三千餘匹李冲一門歲祿萬匹是官俸皆以穀帛也張謐妻為魏所

擄謐以千匹贖之是贖罪亦絹帛也高允死賜以粟五百石絹子匹高澄生子魏孝

靜帝賜錦練布帛万匹是賜子皆穀帛也西魏

賈謐高歡賈者布絹万端是購賞亦布絹也

獻通考蕭梁時交廣之域全以金銀交易後周時河西

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此蓋用銀之始然第行於邊

地而中土尚未行按劉宋時徐豁以採銀戶易困請準銀課米梁武陵王

紀以黃金一斤為餘餅百為篋至有百篋銀五倍之則

朝時雖不用銀而銀已貴重猶今俗雖不以金為用而金價自貴也

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

并未嘗徵錢天寶中楊國忠請令各道義倉及丁租地課皆易布帛充禁藏元宗詔百官觀庫物積如山是亦尚皆用布帛憲宗元和三年詔天下有銀之山卽有銅銅可資於鼓鑄銀無益於生人其令現採銀坑並宜禁敕李巽又奏請五嶺以北采銀一兩者流他州官吏論罪則并禁用銀矣

韓愈奏狀言五嶺買賣皆以銀張籍送南遷客詩海國戰騎象臺州市用銀可見是時惟嶺外用銀

然

唐書齊映傳藩鎮初獻銀瓶高五尺李兼鎮江西始獻六尺至映又獻八尺太平廣記御史蘇某以洛陽寺中有銀佛遂取以歸時人謂之蘇扛佛則是時雖不用銀而已競相貴重既競相貴重則漸用之於市易亦勢所

必然顧寧人以金哀宗正大中民間但以銀市易爲後世上下用銀之始而不知亦非也五代史後唐莊宗將敗諭軍士曰適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又李繼韜既反復降其母楊氏善蓄財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莊宗之宦官伶人并賂劉皇后繼韜由是得釋慕容彥超好聚斂爲僞銀以鐵爲質而銀包之人謂之鐵胎銀想其時民間已皆用銀故彥超至作僞以射利若不能市易則何必爲此哉宋真宗澶淵之盟定以銀絹各三十萬兩正徽宗大觀三年將改當三錢宰執預知其事者恐所積錢折閱乃盡以買金銀不兩月命下時傳以爲笑李忠定公傳信錄忠定爲親征

御營使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兩貫匹南宋時賜秦檜造第銀絹萬疋兩貫似道母死賜銀絹四千匹兩金史張行信疏稱買馬官市於洮州以銀百錠幾得馬千匹乞捐銀萬兩可得良馬千匹云亦可見銀已通用也按宋史仁宗景祐二年詔福建二廣歲輸緡錢易以銀此爲歲賦徵銀之始紹熙中臣僚言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難得此又南宋時折絹收銀之始金章宗承安五年以舊例銀每錠重五十兩其直錢百貫民間或有截鑿用之者其價亦隨輕重爲低昂乃更鑄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凡官俸軍須皆銀鈔兼支此朝廷用銀之始宣宗興定三年

省臣奏向來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於是以銀爲則
每兩作錢二貫今受通寶贓也鈔至三十貫者已得死刑
若準以金銀價纔爲錢四百有奇則當杖實覺輕重懸
殊遂準犯時銀論罪此以銀計贓之始是時又詔除市
易用銀及銀與寶泉相易之禁其後哀宗正大間民間
但以銀市易并錢鈔亦廢矣元憲宗五年定漢民包銀
額征四兩者以半輸銀半折絲絹等物因張晉亨言五
方土產各異必責以輸銀有破產不能辦者乃詔民聽
輸上物不復徵銀又續通考文宗天歷元年天下課稅
之數金二萬四千四百三十兩銀七萬七千五百一十
八兩則猶是土宜所出而非以當賦稅也明更洪武初

天下出賦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七百石錢鈔
三萬九千八百錠絹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七疋秋
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錢鈔五千七百
三十錠絹五十九疋是所徵者猶第米麥錢鈔及絹而
未有銀洪武九年始有折納令其制屢有增減九年銀二兩
鈔十貫錢半
文皆折米一石十八年鈔五貫折米一石絹一疋折米一石二斗金一兩折米二
十石銀一兩折米二石棉布一疋折米一石苧布一疋折米七斗三十年又改金
一兩折米二十石銀一兩四石絹一疋石二斗然是時制令凡願折者
棉布一疋一石苧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
聽不願者仍納本色並非專主於銀永樂中以鈔法不
行并禁民間金銀交易犯者以奸惡論有首捕者卽以
交易金銀賞之則賦稅不收銀可知也宣德四年偶有
秋糧折銀赴部之令遂爲徵銀之始正統元年令南京

糧米願折色者聽以布帛銀兩折納則亦尙不全徵銀

永樂中遷都北京而各官俸尙持帖赴南京請領俸帖七八百僅易銀一兩周忱撫江南奏請貧戶納糧每銀一兩當米四石解京兌俸故有是令七年令

夏稅絹每疋折銀五錢解京又令各省不通河道之處

糧米折銀

天順十年令浙江絹每疋折銀六錢十一分又令河南等處糧每石折銀八錢五分

自後各省夏稅

類多徵銀然王鏊震澤長語正德以前各處稅銀馬草

折銀並稅課折銀入京共二百四十萬又明史韋商臣

傳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

萬今麥損九萬米損二百五十萬此係嘉靖間事則正

德嘉靖時所徵銀亦尙少隆慶中葛守禮言近乃爲一

條鞭法計畝取銀則夏稅一概徵銀實起於隆慶中西

莊之說亦相合但係錢糧專徵銀而非民間專用銀耳

金銀以兩計

漢以來金銀皆以斤計如漢高祖賜陳平金十萬斤賜
田肯金五百斤文帝賜周勃金五千斤陳平灌嬰金二
千斤武帝以東方朔諫起上林賜金百斤以及南北朝
時猶以斤計如魏孝文帝賜抱瞻生葬事黃金八千斤
梁武陵王以金銀百斤爲餅之類是也侯景圍城羊侃
率兵禦之詔送金五千兩銀一萬兩賜戰士則金銀以
兩計起於梁時其後陳將周羅睺彭城之戰拔出蕭摩
訶於重圍以功賜金銀各三千兩梁睿平劍南隋文帝
賜金二千兩又平王謙賜金二千兩銀三千兩王謙作
亂王述執其使上書文帝亦賜金五百兩又文帝嘗賜

蕭歸金五百兩銀千兩周法尙破李光仕文帝賜黃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則金以兩計銀猶以斤計煬帝以來護兒破楊元感功賜黃金千兩以王辨擊破山東賊盜功賜黃金二百兩事俱見南北史則金銀之以兩計起於梁陳隋之世也通考謂蕭梁間交廣以金銀交易既是民間交易則零星多寡不齊自必細及銖兩又宋書徐豁傳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輸半兩則國制收銀課亦以兩計因而上下通行俱論兩不論斤且古時金銀價甚賤故以斤計後世金銀日貴故不得以兩計也

忽絲毫釐分錢

王西莊謂分寸丈尺分本度之名今人乃以爲權之名
不知起於何時又十忽爲絲十絲爲毫十毫爲分十分
爲錢皆未詳所起按此事見宋史度量皆以十起數惟
權則以一俞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
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後世乃改銖爲錢十錢爲
兩自此而上十兩百兩千兩萬兩而權之數亦以十起
蓋以便於用其實錢字乃借用錢刀之錢非數家正名
也唐開通元寶錢每文重二銖四綮積十錢恰重一兩
故後人卽以錢爲兩中之十也分與釐毫絲忽本亦度
之名孫子算術蠶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十秒爲毫十毫
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宋太宗詔更定權衡之式崇

儀使劉蒙劉承珪等乃取樂尺積黍之法移於權衡於是權衡中有絲忽毫釐分錢之數此近代兩錢分釐毫忽絲之所由起也今俗權貨物者曰稱權金銀者曰等子宋初皆謂之稱劉承珪所定銖二十四遂成其稱是也元豐以後乃有等子之名李廌師友談記邢和叔謂秦少游文章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乃等子上等來也宜和中又有玉等子

一金

今人行文以白金一兩爲一金蓋隨世俗用銀以兩計古人一金則非一兩也漢書注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然則古之一金乃一斤耳

元寶

各省解部正課銀每錠五十兩名曰元寶按輟耕錄載至元十三年元師平宋回至揚州伯顏令搜檢將士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錠重五十兩其字號曰揚州元寶歸朝獻之世祖大會諸王公以之頒賜後朝廷亦有白鑄者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者重四十八兩又有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四年征東所得銀鑄成者又續通考至元三年楊湜上言平淮行用白金出入有偷盜之弊請以五十兩鑄爲錠又曰元寶從之今之元寶蓋昉于此按金章宗永安五年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

見錢用以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故更鑄小錠凡俸餉皆銀鈔兼支則金時已有五十兩一錠之元寶矣然元寶之名其實不始於銀而始於錢唐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錢其文乃歐陽詢所書晉天福三年鑄錢以天福元寶爲文宋太宗鑄錢常親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每改元更鑄以年號元寶爲號仁宗時改年號曰寶元錢文當曰寶元元寶乃改鑄皇宋通寶四字

自後錢文則曰通寶歷代因之

可見元寶之名本屬

錢文因而後代製鈔亦用之鑄銀亦用之也

元中統二年王文統請造中統

元寶交鈔自十文至二貫凡十等

又按錢之有年號自宋孝武帝孝建元年

始其文一邊曰四銖一邊曰孝建其後去四銖專爲孝

建此又歷代鑄錢用年號之始也

短錢

古來用錢未有足陌者梁天監中破嶺以東錢以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大同末年至有三十五爲百者唐盛時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爲百後唐天成中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爲三司使復減其三宋初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而民間或至四十八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定以七十七爲百然民間所用多寡終不一也

五代史又謂王章爲三司經錢本以八十爲百又減其三是以宋時以七十七爲官錢續通

考金世宗大定中民間用錢以八十爲百謂之短錢官

用足百謂之長錢有大名男子幹曾補上書謂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百遂爲定制高江村天祿識餘謂京師以三十三文爲一百近又減至三十文爲百席上資人不以爲怪按京師習俗以官板錢一當兩凡貿易議錢一百實則用五十續通考記嘉靖三年詔每銀一錢直好錢七十文低錢一百四十文是前明已有低錢兩當一之令矣犒賞之類或以三十五文爲百三十五文已是七十文於古七十爲百之數已不甚懸絕也

石

石本權衡之數也漢律歷志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二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乃權之極數至十龠爲

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則斛乃量之極數乃俗以五斗爲斛兩斛爲石是以權之極數爲量之極數殊屬岐誤然漢時米穀之量已以石計如二千石六百石之類未嘗以斛計葉石林謂以斛爲石自漢以來始見之是也又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畝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國策燕噲讓國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漢書食貨志記李悝之論曰一夫田百畝每畝歲收一石半百畝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則斗斛之以石計自春秋戰國時已然時俗所稱蓋相沿舊名也又按古時一石重一百二十斤與

一斛之數不甚相遠漢書成帝紀註如淳曰中二千石月得百八十斛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雖官秩之名與所得俸之實數多寡微有不同然大略不外乎一斛爲一石也蓋古時十斗爲斛一斛卽是一石後世五斗爲斛而兩斛之數十斗則仍沿一石之舊名耳按輦航紀談宋韓彥古爲戶部尙書孝宗問曰十石米有多少對曰萬含千升百斗廿斛然則五斗爲一斛宋時已然

斗稱古今不同

說文云一斛粟春九斗米張晏則曰七斗九章算術則

曰六斗蓋古者十斗爲一斛也淮南子十石而有塞則百斗而足矣北齊因童謠有百升飛上天之語遂殺斛律光是齊時猶以百升爲斛董穀碧里雜存謂今官制五斗爲斛蓋取其輕而易舉實則古之半斛云不知非今之斛大於古乃今之升斗大於古也漢書匈奴傳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則人每日食六升王充論衡云中人之體日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飽則人每日食一斗若準今之升斗人豈能勝此乎則知其時升斗小故以十斗爲斛後世升斗大故不得不以五斗爲斛董穀所云蓋未深攷也然累朝遞變之原委亦略有可考者沈存中筆談云秦漢以前六斗常今一斗七升九合三

斤當今十三兩漢之一斛當今二斗七升百二十斤爲石當今三十二斤可見漢時斗稱之制已大於古孔穎達左傳正義云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是魏齊已倍於古也又云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則周隋又大於魏齊也

隋書律歷志隋以古斗三斗爲一斗古稱三斤爲一斤顧寧人謂三代以來斗稱至隋而大變

杜佑通典謂六

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三兩當今一兩則唐之斗稱又加於六朝矣珊瑚鉤詩話劉仲原得銅斛二其一始元四年造其一甘露元年造皆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則三而而餘斤則三而不足陳無擇曰二十四銖爲一兩每兩古文六銖錢四箇開元錢三箇至宋以開元錢十箇爲一兩今

之三兩得古之十兩是宋之斗稱較唐又大矣元史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仍用宋斗斛以宋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則元之斗斛又大於宋矣然此猶以官斗官稱論也至市斗市稱則又有隨地不同者如今川斛大於湖廣湖廣斛又大於江南稱則有行稱官稱之不同庫平市平之各別又非禁令所能盡一而市僧牙行自能參校錙黍不爽則雖不盡一而仍通行也

今之斛式上窄下廣乃宋賈似道之遺明人農田餘話云今之官斛起於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彥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頒行

之

亦見先史崔彥傳

宋胡琦耕錄藁擬木斛除度支使詔有云

茲選爾中通而外直體圓而用方又代木斛謝表云
乾圓合制粗守均平是宋以前之斛乃圓製如今之
圓斗然山堂考索云斛之爲制方尺而深尺則古斛
亦有方式

尺丈古今不同

後世權量大約三四倍於古惟尺度不至如權量之過
殊晉書摯虞論樂謂今尺長於古尺幾及半寸樂府用
之故律呂不合將作大匠陳勰掘得古尺尙書奏今尺
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是晉時尺度已長於古亦尙不
至三倍程大昌演繁露謂唐尺一尺比六朝一尺二寸
沈存中筆談謂古尺二寸五分當今一寸八分周祈名

義考謂周尺纔得今尺六寸六分稗史謂宋司馬侑刻布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邱瓊山謂周尺比今鈔尺六寸四分王棠謂明鈔尺與今裁縫尺相近歷舉此數說以觀可略見歷代尺度之長短大概比古尺只贏三寸有餘也

新唐書張孝忠傳李晟傳俱云長六尺四寸馬燧楊收傳皆云長六尺二寸高力士傳云長六尺五寸顧寧人云昔人以六尺爲短今以六尺爲長他書所未見蓋宋子京以唐尺紀之故六尺爲長身矣

量酒用升斗

今人量酒皆以斤兩計古人則不論斤但以升斗計也

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觚三升韓非子宋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韓詩內傳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是古來量酒皆以升斗史記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李白詩蘭陵美酒斗十千杜甫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東坡賦我有斗酒則唐宋亦尙沿舊制今酒肆雖論斤而斟酒時亦用竹筒出之仍升斗之遺法也

火砲火槍

軍中火器古已有之周官有火射在矢之屬已肇其端然燧象火牛赤堊之燒柘歸之火皆以草木羣荻束而灌脂非火藥製器也至所謂礮者則皆以機發石范蠡

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法行三百步三國志袁紹起
土山高櫓射曹操營操乃爲霹靂車發石以擊紹樓皆
破南史黃法𨵿攻歷陽砲加其樓堞尅之通鑑秦王世
民圍王世充于洛陽城中作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
百步唐書李光弼守太原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數
十人通鑑周世宗攻壽春自於馬上抱一石至寨以供
礮用宋史張雍傳蜀中王小波作亂雍守梓州賊來攻
輒發機石擊之乃退獨醒志靖康被圍金人發礮破城
有獻策欲結索網以障之其人歸自太原見張孝純設
此而礮無所施金史元兵圍洛陽金巡警使強伸創遏
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及元兵攻汴金龍

德宮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元兵用礮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礮爲二三皆用攢竹砲有至十三梢者毛佺傳何驢樊喬仕金爲司砲後降元軍仍司砲給元人曰砲利于短不利於長使截其木數尺綆十餘握由是機雖起伏所擊無力是歷代砲法猶多用機發石也然火砲實起於南宋金元之間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戰發霹靂砲以紙爲之實以石灰硫磺投水中而火自水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爲烟霧眯其人馬遂敗之又魏勝創砲車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爲之此近代用火具之始續通鑑金人守汴於城上懸風板之外以牛皮爲

障蒙古以火砲擊之隨卽延燕城中亦有火砲名震天
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
里外所燕圍半畝以上鐵甲皆透蒙古爲牛皮洞屋直
至城下掘城城中以鐵繩懸震天雷而下至掘處火發
人與牛皮皆迸碎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
十餘步蒙古惟畏此二種又金史及續通攷金哀宗時
蒲察官奴以火槍破敵以紙十六重爲筒實以柳炭鐵
屑磁末硫磺砒硝以繩繫槍端以鐵罐藏火臨陳燒之
火出槍前丈餘元兵不能支遂潰其後阿里海牙攻樊
城時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元史世祖徵礮
匠西域阿老瓦
丁與其徒亦思馬因至造大礮
暨午門前試之徹數十里命送軍前乃進攻樊樊破移以向襄

陽一砲中譙樓聲如震雷世所謂襄陽砲也蓋火砲之製至是而益精且來自西域故世傳爲西洋礮至如宋開寶中張和仲所記岳義方火箭及曾公亮編武經有虎蹲旋風之砲蒺藜霹靂之毬則固未如後世大火砲之用耳明初有火車火傘大二三將軍等砲及碗口銅銃手把銅銃佛郎機等品建文東昌之戰燕軍爲火器所乘死者萬餘征南時張輔以神銃擊破交趾象陣也先圍京城于忠肅欲放大銅銃掘土坑藏身親燃火於藥線以擊敵是皆火器之試於用者而烏槍則起于嘉靖中郎瑛七修類藁云嘉靖間倭人內地有被擒者並得其銃遂令所擒之倭教演中國遂傳其法今且遍天

下云按續通考所記前明軍器但有弓弩盔甲槍刀銅
銃之類而鉛彈則嘉靖四十三年始用唐順之疏云國
初止有神機火槍一種而佛郎機子母砲鳥嘴銃皆後
出鳥嘴銃最猛利以銅鐵爲管木橐承之中貯鉛彈其
點放之法兩手握管手不動而藥線燃其管背施二梘
以目對梘以梘對所欲擊之人無不着者此卽今之鳥槍火技至
此而極是倭人用以肆其巧干中國而中國習之者也
云云據此則鳥槍起於嘉靖中傳自倭人明矣然續通
考叅將戚繼光云昔署衛印時於衛庫見鳥嘴銃乃倭
變未作時所故有者則又非起於嘉靖按邱文莊云神
機火槍以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爲尤巧命內官

如其法監造王鏊震澤紀聞亦云文皇北征時初得安南神槍虜一人直前二人繼之皆中槍而斃又明制凡火器係內府兵仗局掌管在外不許成造然則前明征交後已有鳥槍但明制禁外間習用最嚴故承平日久皆不知用之直至嘉靖中倭入中國又得其傳耳

按明史兵志火箭條內永樂征交趾得神機槍礮法特置神機營習之大者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椿用托所謂用車者卽今之大砲也用架用椿者蓋卽今之鳥機砲也其用托者蓋卽今之鳥槍也是鳥槍之制永樂中已有之然不傳於外永樂二十年雖從張輔請置砲於大同等關以禦敵然利器不示人朝廷

每慎惜之宣德中又敕宣府總兵譚廣謂神銃國家所重以壯軍威勿輕給正統六年邊將黃真立神銃局於宣府帝猶以火器外造恐傳習漏泄特敕止之是正統以前烏槍未嘗傳習於外直至嘉靖以後始用之於營伍耳

紙錢

歐陽公謂五代禮廢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以爲紙錢自五代始其實非起於五代也漢書張湯傳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南史吳苞將終謂其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是漢及六朝固皆用實錢然漢書郊祀志令祠進

五時牢具皆以木寓馬代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皆以木寓馬代則祭祀用牲已有以木象形者特未用於錢耳事林廣記及困學記聞皆謂漢以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而不言起自何代唐臨冥報錄曾三異同話錄謂唐以來始有之名曰寓錢言其寓形於紙也法苑珠林則謂起於殷長史洪慶善杜詩辨證則謂起於齊東昏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束帛二說雖不同然封氏聞見記謂紙錢魏晉以來已有之今自王公至士庶無不用之封演唐德宗時人去六朝未遠所見必非無據則紙錢之起於魏晉無疑也舊唐書王璵傳開元二十六年璵爲祠祭使乃以紙錢用之於祠祭通鑑

亦謂與用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此又爲朝廷祀典
用紙錢之始蓋自昔但里俗所用而朝廷祭祠用之則
自與始耳然曰習禮者羞之則其時尚有不用者唐書
范傳正言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至宋錢鄧公
猶不燒楮鏹蓋古人祭祀本用玉幣漢以來始用錢後
世鬼神事繁乃易以紙故一二守禮之士非之以其起
於祈禱以徼福也其實律以檀弓明器之義則紙錢固
未嘗不可邵康節春秋祭祀亦焚楮錢伊川怪問之曰
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朱子云國初言禮者錯看
徒作紙衣冠而不作紙錢不知紙衣冠與紙錢何別戴
埴鼠璞亦云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之易以紙錢

深有合於塗車芻靈之義袁褰楓窻小牘記宋思陵神
輿就道諫官以爲俗用紙錢乃釋氏使人過度其親恐
非聖王所宜孝宗抵之於地曰邵堯夫何如人而祭先
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能不用一錢乎清異錄載周世
宗發引曰金銀錢寶皆寓以形楮泉大若盞口其印文
黃曰泉臺上寶白曰真遊亞寶

亦見都穆
聽雨記談

此又後世黃白

紙錢之始也按北夢瑣言王司徒潛與武相元衡善元
衡被刺潛嘗四時燒紙錢祭之有許琛者暴卒見冥官
冥官謂未當死乃放之還因令寄聲王司徒謂我卽武
相公也感司徒嘗資我紙錢但多穿破爲我語司徒須
加檢校楊收爲楊元玠所譖死一日忽謁鄭愚借錢十

萬鄭允其半收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着地鄭如數燒之南岳道士秦保言偶曰真君上仙何須紙錢夜夢真人曰此冥吏所藉我何須之由是人皆信用紙錢夷堅志鄒智明得暴疾請僧誦孔雀明王經見有孔雀來逐鬼鬼謂鄒曰我輩當去願多燒冥錢與我乃呼僕買楮幣焚之諸鬼盡去項明妻胡氏已死其魂仍來與女同宿且語項云吾父室廬敝擬建新居求錢助費乃焚紙鏹數百束又云錢多無人輦送乃畫兩力士焚之遂去又趙天羽小說明崇禎末京師市肆人鬼雜出有以紙錢市物者初不及辨及晚始覺乃設水盆令交易者投錢於水以別真僞東軒述異記高陽長發堂記一人夢

故友來訪索銀錢許之友復曰錠須滿金滿銀肝張紙帛須完全者又沈耀先死其友人忽見之與語冥間事曰世間紙錢亦有用乎曰亦好然則紙錢紙鏹冥間真用之矣豈人世之所意爲者鬼神卽從而徇之耶

紙馬

天香樓偶得云俗於紙上畫神像塗以彩色祭賽旣畢則焚化謂之甲馬以此紙爲神所憑依似乎馬也然蚘菴瑣語云世俗祭祀必焚紙錢甲馬有穹窿山施煉師名亮攝召溫帥下降臨去索馬連燒數紙不退師云獻馬已多帥判云馬足有疾不中乘騎因取未化者視之模板折壞馬足斷而不連乃以筆續之帥遂退然則昔時

畫神像於紙皆有馬以爲乘騎之用故曰紙馬也

以錢代著

輟耕錄云今人卜卦以錢代著便於用也然不詳所始
儲泳祛疑亦但謂近世以錢擲爻取其簡便而已按賈
公彥儀禮疏云古者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
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
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陳繼
儒羣碎錄引此而申明之謂兩背一面爲拆兩面一背
爲單俱面爲交俱背爲重公彥疏如此則唐人已用之
按耳日記王庭湊召五明道士卜擲卦三錢皆舞此唐
時錢卜之證也今考朱子語類并不始於唐實自漢始

語類曰今人以三錢當揲著乃漢焦贛京房之學又云
卜卦之錢用甲子起卦始於京房項平甫亦云以京易
考之世所傳火珠林卽其遺法火珠林卽交單重拆也
則錢卜始於京房無疑矣唐詩有君平擲卦錢之句益
可見君平已用錢卜儲泳又謂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爲
陰無字者爲陽朱子則以有字者爲面無字者爲背凡
物一面皆屬陽背皆屬陰因反舊法而用之故建安之學
者悉主其說至今術家皆然也按古者鑄金爲鏡其陰
或紀國號故有字者宜爲陰然鏡有面故其背有字錢
無面則自當以有字者爲而背本朝之錢一面紀年
號一面紀省局則以年號爲面更不待言矣

門帖

門帖本古之桃符後漢書禮儀志新春用桃符註引山海經度索山大桃樹樹上有二神人一日神荼一日鬱壘能辟百鬼故黃帝象之冬月驅傩畢卽立桃梗於戶上王充論衡亦曰立桃象人於門戶然則桃符之制其來最古風俗通曰桃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然古時用桃梗後世則易以紅紙而書吉祥語於其上不知始自何時陳雲瞻簪雲樓雜話云春聯之設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忽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幅帝微行出觀偶一家獨無詢知爲屠者尙未倩人寫耳帝爲大書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

根拔筆徑出校尉一擁而去已而帝復出不見懸掛問
之云知是御書高懸中堂以爲獻歲之祥帝大喜又太
祖賜陶安門帖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見列朝詩集又賜廖永忠以漆牌書功超羣將智邁雄
師八字懸於門首見明史本傳則門帖起於明太祖理
或然也然輟耕錄云張之翰由翰林學士除松江知府
自題桃符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
遂卒元貞者元成宗年號也癸辛雜識鹽官縣學教諭
黃謙之甲午歲題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
那般者包宏齋致仕後作園居題桃符云日短暫居猶
旅舍夜長宜新作祠堂廖葯州桃符云喜有寬閒爲小

隱粗將止足報明時桃花流水之曲緣陰芳草之間又
夷堅志湘鄉學長王仲淹書孔廟桃符曰競說素王顏
有喜定知黃甲捷先通已而王仁伯改名顏遂發解次
科仲淹又改孔廟桃符曰素王顏色津津喜黃甲科名
鼎鼎來已而王南強又登第則宋元時已有門帖矣不
特此也說苑五代時僞蜀每歲除諸宮門各給桃符書
元亨利貞四字時孟昶子善書取本宮策勲府桃符書
云天垂餘慶地接長春明年王師平蜀以呂餘慶知軍
府事卽策勲府爲治所而長春乃太祖聖壽節也亦見
黃休復茅亭客話而楊文公談苑又以爲孟昶學士辛
寅遜所題桃符則門帖又不自宋元始五代時早有之

矣

名帖

以紙通名謂之拜帖劉馮專始云古昔削木以書姓名
故謂之刺後世以紙書謂之名帖按此說亦有可疑者
既云削木爲刺則應是未有筆墨以前乃六經及先秦
西漢之書並無刺字漢初猶謂之謁史記酈生踵門上
謁按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報沛公漢
書高祖給爲謁曰賀錢萬師古註曰爲謁者書刺自言
爵里蓋今參見尊貴而通名者也又石奮爲中涓受書
謁袁盎傳上謁婁敬傳將命者驚而失謁又雋不疑冠
進賢冠帶櫛具劍上謁暴勝之注皆云謁如今之投刺

也是漢時皆謂之謁無所謂刺也懷刺始見於禰衡又後漢書循吏傳郭林宗齎刺就太學謁仇覽又童恢傳楊賜被劾諸掾屬悉投刺去其時已在蔡倫造紙之後若如劉馮所云則未有紙以前謂之謁既有紙以後反削木爲刺似非事理然魚豢典略皇甫規家居有雁門太守亦歸里以刺來謁規不禮之以其刺刮髀則刺又似削竹木爲之者竊意古人通名本用削木書字漢時謂之謁漢末謂之刺漢以後則雖用紙而仍相沿曰刺故事林廣記云見長者用名紙見敵以下用刺其文書某郡姓名有爵者並書爵謂之爵里刺其實已皆用紙也六朝時名紙但謂之名南史何思澄每夕作名一束

曉便命駕朝士無不悉狎晚還家所齎名必盡通鑑集
覽唐百官於閣門奏膀子膀子用紙濶四五寸書鄉邑
姓名於其中刺則用紙濶二三寸書姓名於紙之前反
卷如箸以紅絨要之凡謁人必先托門者通進謂之投
刺白反卷如箸蓋猶存削木遺式也李濟翁資暇錄謂
李德裕爲相時人每通謁改具銜起居謂之門狀此後

世門狀之始

沈括筆談謂今之門狀稱牒件狀如前謹牒此唐人都堂見宰相之札其式先具事因申取處分宰相於狀後判引方許見後

人乃漸施於執政私第小說記施於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諂者無高下一例用之謂之大狀北夢瑣言又一人中時薛保遜方作門狀後又以所懷列于啓事號爲門狀啓其式云謹祇候起居云云又費衮梁溪漫志謂熙豐間士大夫謁刺于年月前加一行云牒件狀如前謹牒政宣間乃去此一行其末稱裁旨此可見宋時門狀之

式皇甫庸近峯聞略劉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啓禮悉用

紅紙故京師紅紙價頗長十數倍然則古來名紙門狀

尚皆用白紙今所用紅帖則自劉瑾始也

王阮亭香祖筆記謂翰林故事坊局已上

乃用紅柬爲刺庶常止用白不喻其義此蓋不知古人名帖本用白紙也翰林之用紅用白蓋自用紅帖以後稍有區別耳

郎瑛七修類

稿亦云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象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又廸吉錄記海瑞爲南冢宰有幣物爲賀者皆不受名紙用紅帖者亦以爲侈而惡之又可知是時尙未全用紅紙而奔競者則益踵事增華嘯虹筆記載茅潯陽每謁嚴嵩用赤金縷姓名縫紅綾作柬嵩以爲尊之也而閹人利其金每傳報後輒取金去以是嵩敗茅竟免交通律則並有用紅綾金字者矣湧幢小品記張江陵盛時諂之者名帖用織錦以大紅絨爲字而繡金上下格爲蟒龍蟠曲之狀江陵見之嘻

笑然不以爲非也江陵不通賄賂獨好尊大故人以此媚之則又有用紅絨織錦者矣又王弇州觚不觚錄云親王投刺例不稱名有書王者有書別號者體至尊也惟魯王則一切通名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則無不稱晚生矣當江陵時襲封者至稱門生矣觚不觚錄又云故事投刺東面皆書一正字萬歷丙子入朝投刺皆不書正字爲江陵諱也明人小說又記正德中一大臣謁劉瑾刺稱門下小廝嘉靖中一儀部謁翊國公刺稱渺渺小學生又有自稱將進侯神交小子未而門生者卽此一事之沿革亦可以觀

世風也翰林名帖例寫大字蓋起於有明中葉湧幢小品云翰林字大幾與亞卿等余在姚畫溪公家見公座主主槐野單名帖稱友生字僅蠅頭是科甲辰會元瞿文懿亦有單帖稱年傳生與槐野字略相等可見前輩

謹朴如此據此則嘉靖以前尙不用大字也湧幢小品
又記御史與主事文移御史署名頗大王偉爲職方時
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後偉爲兵
部侍郎有客賀曰大名今屬公矣又占曰諸葛大名非
用墨清高二字肅千秋如今一紙糊塗帳滿面松烟不
識羞冬夜箋記云昔見前輩往來名刺親戚則寫眷世
交則寫通家同年子弟寫年家自明末尙聲氣並無半
面者亦稱社稱盟今則改爲同學且無論有科第與否
俱寫年家矣分甘餘話順治中社事盛行京師往來投
刺無不稱社盟者楊雍建疏言之部議飭禁遂止不行
二十年來京師通謁無不用年家眷三字有人戲爲詞

日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概年
家卷

木棉布行於宋末元初

古時未有棉布凡布皆麻爲之記曰治其麻絲以爲布
帛是也木棉作布邇又莊謂元時始入中國而張七澤
潯梧雜佩引通鑑梁武帝送木棉皂帳事據史炤釋文
木棉以二三月下種至夏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
裂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棉以小竹弓
彈之細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織以爲布謂卽此
物也按史炤釋文所云正是今棉花所織之布則梁武
時已有此布矣說者謂漢書註孟康曰閩人以棉花爲

吉貝而正字通及通雅俱云吉貝木棉樹也南史林邑
傳亦云吉貝者樹名也其花如鷺毳抽其緒紡之作布
與紵布不殊是六朝以前本棉布乃吉貝樹之花所成
係木本而非草本今粵中木棉樹其花正紅及落時則
白如鷺毳正南史所云吉貝樹也但其花祇可絮茵褥
而不可織布按南史林邑傳以吉貝爲樹舊唐書南蠻
傳則云吉貝草緝花作布名曰白氍新唐書林邑傳并
不曰吉貝而曰古貝謂古貝者草也然則南史所謂吉
貝之樹卽唐書所謂古貝之草其初謂之木棉者蓋以
別於蠶繭之綿而其時棉花未入中土不知其爲木本
草本以南方有木棉樹遂意其卽此樹之花所織迨宋

子京修唐書時已知爲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史炤

北宋人

見文彥博傳

又在子京之後并習知其碾彈紡織之技

故註解益詳以此推之則梁武木棉皂帳卽是草本之

棉所成而非木棉樹也更進而推之禹貢厥篚織貝蔡

九峯註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謂之吉貝則夏之織貝

亦卽今草棉布是三代時已有之矣其見於記傳者南

史姚察有門生送南布一端察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

此物吾無所用白樂天布裘詩云桂布白似雪又以布

裘贈蕭殷二協律詩云吳綿細軟桂布白曰桂布者蓋

桂管所出也孫光憲南越詩曉厨烹淡菜春杼織種花

草棉亦名槿花

李琮詩腥味魚吞墨衣裁木上棉東坡詩東來賈

客木棉裘以及五代史馬希範作地衣春夏用角簾秋冬用木棉宋史崔與之傳瓊州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出自婦人皆此物也然則棉花布自古有之何以邱文莊謂元初始入中國蓋昔時棉花布惟交廣有之其種其法俱未入中土觀姚察門生所送祇一端白樂天以此送人并形之歌詠則其爲罕而珍重可知迨宋末元初其種傳入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天下耳謝枋得有謝劉純父惠木棉詩云嘉樹種木棉天何厚不聞厥土不宜桑蠶事殊艱辛木棉收千株入口不憂貧江東易此種亦可致富殷奈何來瘴癘或者畏蒼旻吾知饒信間蠶月如岐邠兒童皆衣帛豈但奉老親婦女賤羅綺

賣絲買金銀角齒不兼與天道斯平均所以木棉利不
畀江東人據此則宋末棉花之利尙在閩中而江南無
此種也元人陳高有種花詩云炎方有種樹衣被代蠶
桑舍西得閒園種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時料理晨夕忙
揮鋤向烈日灑汗成流漿培根澆灌頻高者三尺強鮮
鮮綠葉茂燦燦金英黃結實吐秋繭皎潔如雪霜及時
以收斂采采動盈筐緝治入機杼裁剪爲衣裳禦寒類
挾纊老稚免淒涼陳高元末人而隙地初學種之則其
來未久可知陶九成輟耕錄記松江烏泥涇土田磽瘠
謀食不給乃覓木棉種於閩廣初無踏車椎弓之制率
用手去其子線絃竹弧按掉而成其功甚艱有黃道婆

自崖州來教以紡織人遂大獲其利未幾道婆卒乃立祠祀之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云九成元末人當時所記立祠始未如此蓋可見黃道婆之事未遠而松江之有木棉布實自元始也瑯琊代醉編又謂棉花乃番使黃始所傳今廣東人立祠祀之合諸說觀之蓋其種本來自外番先傳於粵繼及於閩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於松江耳元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布十萬疋程鉅夫集有送入赴浙東木棉提舉詩鉅夫仕元初而其時木棉特設專官則其初爲民利可知邱文莊所謂元時始入中國非無稽也明史食貨志明大

祖立國初卽下令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枲各
牛畝十畝以上倍之又稅糧亦準以棉布折米

陔餘叢考卷三十一

陽湖 趙翼 松菴

認族

世俗好與同姓人認族不問宗派輒相附合此習自古已然李唐自以爲出老子後追尊老子爲元元皇帝並以史記老子傳陞於列傳之首郭崇韜以汾陽王爲遠祖西征日路過河中祭汾陽墓哭甚哀南唐主李昇以唐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相遂以吳王爲祖自峴以下五世名皆有司所撰此攀附明德以爲光寵者也然狄武襄官樞密使有以狄梁公畫像及誥勅來獻者武襄曰一時遭際安敢遠附梁公耶其見卓矣又有本非

同姓而強爲聯宗者北史唐瑾傳周文賜瑾姓宇文氏
燕公于謹白周文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
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周文乃更賜瑾姓紐于
氏謹遂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此則非同姓而認族實
爲千古所未有然于謹以其家法而欲師之非後世依
光附勢者之爲也晉書石苞傳曾孫機沒于寇石勒以
機與己同姓且俱河北人引爲宗室位至司徒南史侯
瑱傳侯景以瑱同姓托爲宗族待之甚厚宋人小說羅
紹威爲節度使以羅隱名士拜之爲叔贈遺甚厚宋史
蔡京於蔡襄雖同郡而晚出京欲附襄自謂襄族弟此
猶第以門望相附不專爲勢利起見

杜元倫與城南諸杜昭仲
素心求同譜不許諸杜所

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乃請鑒杜固通水以利入此欲附門望不得而反至相害者晉書孫旂子弼及

弟于髦輔琰四人與孫秀合族南史周弘正與周石珍
合族石珍建康之廝役也爲梁制局監遂附之舊唐書
李義甫旣貴自言本出自趙郡始與諸李序昭穆而無
賴之徒藉其權勢拜爲兄叔者甚衆李輔國傳宰相李
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弟子禮謂之五父宋史史正志
與史浩異族拜浩而父事之王十朋劾其奸此則專以
權勢夤緣攀附者矣又其甚者宋史蔡薳尊蔡京爲叔
父京命其子攸修等出見薳遽曰大誤公乃叔祖公子
乃諸父行也遽列拜之又溫公瑣語張洎爲舉人時張
洎已通顯洎每求見稱姪孫旣及第稱姪及秉政則并

以庶僚遇泌矣此更勢利之最可笑者也

同姓爲婚

史記帝堯與舜皆黃帝之後計其世數則堯之女於舜爲曾祖姑而以配之其時雖未有同姓不婚之制然亦或遂古之傳說史記不察遂筆之於書未可盡信也同姓爲婚莫如春秋時最多論語魯昭公娶於吳同姓謂之吳孟子固已國語富辰諫襄王有曰聘由鄭姬註聘文王之子姬姓也娶鄭女爲夫人左傳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註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又獻公伐驪戎驪戎女以驪姬亦姬也鄭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重耳姬出也而至於今齊崔

杼見棠姜美謂姜之弟東郭偃欲娶之偃曰君出自王
臣出自桓不可註謂同姜姓也子產謂叔向曰內官不
及同姓其生不殖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今晉君內
有四姬其病無乃是乎慶舍以女妻盧蒲癸或曰男女
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曰宗不余避余獨焉避之慶氏
盧蒲氏皆姜姓也此皆春秋時亂俗也漢以後此事漸
少漢書王莽以姚嬀陳田王氏皆黃虞後與已同姓令
元城王氏勿得與四姓相嫁娶然王訢傳訢孫咸有女
爲王莽妻號宜春氏註張晏曰莽諱娶同姓故以侯邑
爲氏師古曰莽以已與咸得姓不同祖宗各別故娶之
然雖不同宗終屬同姓也魏志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

氏而婚劉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其才乃下令喪亂前

事一切勿問

晉書劉頌傳頌嫁女陳嶠嶠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于姑而姓陳其女嘗訊之頌曰舜後姚虞陳出本同根葉而世皆

為婚律不禁也

白孔六帖魏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而為子納司空

王沉女以姓同而源異也晉書載記劉聰欲納太保劉

殷女以問劉景等皆曰太保乃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

本源既殊納之為允李弼亦引王基為子娶王沉女為

證遂納之劉曜妻劉氏將死謂曜曰妾叔父體女芳有

德色願備後宮曜乃娶體女為皇后按聰與曜皆匈奴

後其娶劉氏本非同宗若王基王沉究屬同姓非禮也

北魏本無同姓為婚之禁至孝文帝始禁之詔曰夏殷

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絕同姓之娶皇運初基未違釐

改自今恣行禁絕有犯者以不道論唐書李光進之母李氏

交婚

魏書慕容元真以妹爲魏昭成帝后慕容又請交婚昭成帝乃以烈帝女妻之

姊妹爲妯娌

北史崔長謙幼聰敏盧尙之欲以女妻之崔悽又爲長謙弟求尙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尙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今俗亦有姊妹爲姊妹者此其故事也

指腹爲婚

南史韋放傳放與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爲婚姻
其後各產男女而率亡放乃以子娶率女以女適率子
北史崔浩女爲尙書盧遐妻浩弟恬女爲王慧龍妻二
女俱有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
爲親及慧龍子寶興將娶盧女浩爲撰儀躬至監視謂
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

刼婚

村俗有以婚姻議財不諧而糾衆刼女成婚者謂之搶
親北史高昂傳昂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婚崔不許
昂與兄往刼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
而歸是刼婚之事古亦有之然今俗刼婚皆已經許字

者昂所刼則未字固不同也

初婚看新婦

世俗新婚三日內不問親故皆可看新婦固係陋習然自六朝來已然南史徐摛傳晉宋以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唐李涪刊誤云婚禮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及中外故舊通謂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故皆列坐而覲婦容豈其宜哉則此習中來久矣彙書近時娶婦以紅帕蒙首按通典杜作議曰自東漢魏晉以來時或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乃以紗縠蒙女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婚禮六禮悉捨合卺復兼是蒙首之法亦相傳已久但古或

以失時急娶用之今則爲通行之禮耳

冥婚

周禮地官有嫁殤之禁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者曹操幼子倉舒卒椁邴原有女蚤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然終聘甄氏亡女與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爲列侯爲之置後龔爵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北史穆崇傳崇元孫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于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舊唐書懿德太子重潤傳中宗爲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合葬蕭至忠傳韋庶人爲亡弟洵與至忠亡女爲冥婚合葬及韋氏

敗至忠發墓持其女柩歸建寧王琰傳代宗立追念琰死非其罪乃追諡爲承天皇帝以興信公主亡女張爲恭順皇后冥配焉凡此皆不經之甚者五代史鄭餘慶作書儀以冥配爲定制唐明宗深識其非有詔刪正然康譽之昨夢錄北俗男女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而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各以父母命卜之得吉卽製冥衣媒者就男墓設酒果以合婚二座相並各立一小幡奠畢二幡微動若相就其有不動者則以爲不喜也兩家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常藉此自給元史郭三從軍死其妻楊氏守節舅念其子不忍使鰥居地下欲聘隣家亡女合葬之楊氏遂自經死則元時猶有冥婚之俗

而楊用修丹鉛錄亦云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然則前朝尙有之矣

魏書高允傳古者祭必立尸使亡者有憑耳今已葬之魂人但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莫此爲甚然則北魏時又有所謂魂人者

撒帳

知新錄云漢京房之女適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門犯之損尊長奉以爲不然以麻豆穀米禳之則三煞可避自是以來凡新人進房以麻米撒之後世撒帳之俗起於此按此說非也撒帳實始於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帳中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

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事見戊辰雜抄唐中宗
嫁睿宗公主鑄撒張錢重六銖文曰長命富貴每十文
繫一綵絲今俗婚姻奩內多鑄長命富貴等字亦本
於此

拜堂

新婚之三日婦見舅姑俗名拜堂按封氏聞見記近代
婚嫁有障車下婿卻扇及拜堂之儀今上詔有司約古
禮今儀太子少師顏真卿中書舍人于邵等奏障車下
婿卻扇並請依古禮見舅姑於堂上薦棗栗服脩無拜
堂之儀今上謂德宗也是拜堂之名由來已久但真卿
等所定棗栗服脩見舅姑卽今俗所謂拜堂也乃又云

無拜堂之儀豈唐時所謂拜堂者別是一禮耶

脫鞵登席

古人席地而坐故登席必脫其屨禮記所謂戶外有屨是也然臣見君則不惟脫屨兼脫其鞵詩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行滕也鞵去故行滕見也左傳衛出公輒爲靈臺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鞵而登席公怒對曰臣有疾若見之君將敲之是以不敢公愈怒欲斷其足杜註謂有足疾也敲嘔也註又云古者臣見君解鞵然則古人以跣足爲至敬也漢制脫鞵雖無明文然優禮蕭何特命劍履上殿則羣臣上殿猶皆脫屨可知衛宏漢官舊儀掾吏見丞相脫屨丞相立席後答拜魏志

曹操令曰祠廟上殿當解屨吾受命劒履上殿今有事

於廟而解屨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故吾不敢解屨可

見是時祭先祖見長官尙皆脫屨三國時吳賀邵美容止坐常着屨則是時家居亦多有不屨者

宋改諸王國制度內有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一

條是時藩國朝賀其王尙皆跣故詔改之以殺其禮梁天監中尙書議云禮跣屨登席

事由燕坐閭若璩據此語謂古惟燕飲始跣而爲歡祭則不跣也按韓詩不脫屨而卽席謂之禮跣而上坐謂之燕則古人行禮尙着屨跣乃跣屨

圖說蓋本此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旣絕恒禮凡

屨行者應皆跣屨蓋是時廟祭有不跣屨者故中禁之曰極敬之所莫不皆跣

則是時朝會祭祀猶皆跣屨陳祥道禮書所謂漢魏以

後朝祭皆跣也唐書劉知幾以釋奠皆衣冠乘馬奏言

冠履祇可配車今屨而鞆跣而鞍實不合於古是唐時

陳食章卷三
祭祀亦尙有跣屨之制至尋常入朝則已有着履者唐
書棣王琰有二妾爭寵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或告琰
厭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驗之果然是也蓋古者本
以脫屨爲至敬其次則脫履至唐則祭祀外無脫履之
制然朝會亦尙着履此唐初之制也

着屨

朝會着屨蓋起於唐中葉以後唐書皇甫鎛以故繪給
邊兵軍士焚之裴度奏其事鎛在憲宗前引其足曰此
靴亦內府物堅韌可用韋斌每朝會不敢離立嘗大雪
立庭中不徙足雪幾沒靴崔戎爲華州刺史徙堯海民
遮留不得行抱持取其靴戎軍騎遁去溫造節度興元

殺倡亂者八百人監軍楊叔元擁造鞞祈哀乃免之是
唐時已多着靴歐陽公歸田錄和凝以二千錢買靴問
馮道靴價若干道舉左足曰一千凝遂嗔其僕道徐舉
其右足曰此亦一千是又五代着靴之證宋以後則朝
靴且形之歌詠而朱文公家禮內冠儀一條并有襪衫
帶靴之制則靴固久爲公服矣按靴本北俗自趙武靈
王始用之然秦漢魏晉尙罕有着靴者晉書儒林劉兆
傳有人着靴騎驢至門外問劉延世又毛寶傳寶與祖
煥戰血流滿靴此蓋騎者用之靴字從革蓋皆皮爲之
便於騎也惟齊豫章王嶷不樂聞人過有告訐者輒置
靴中不視梁王儉宴客樂遊苑蕭琛着虎皮鞞面造其

坐陳徐陵爲吏部陳暄袍拂髹靴至膝亦直上其坐南朝之着靴見於史者止此數事而已其時多着屐齊明帝輔政時百官皆脫屐到席蔡約獨躡屐不改則其時見尊長尙以脫屐爲敬固無論於着靴也而是時北朝則靴已盛行北史慕容永被擒入長安夫妻常賣靴自給北齊婁太后病童謠有紫紕靴之語徐之才曰紫者此下絲紕者熟當在四月中太后果崩高澄被刺時楊愔逃出遺一靴任城主潛傳有婦人浣衣一乘馬者以舊靴換其新靴而去又樂陵王百年被害後有人于其處掘得一足有靴瑯琊王儼被害亦不脫靴而埋之及北齊亡後嬪妃入周亦以賣靴爲業是北朝着靴累代

盛行蓋自劉石之亂繼以燕秦元魏齊周各從其本俗
故中土久以着靴爲常服沿及于唐遂浸尋爲朝制耳
風會所趨隨時而變古以脫鞢爲敬其後不脫鞢而但
脫履又其後則不脫履最後則靴爲朝服而履反爲褻
服設有着履入朝會及見長官者反爲大不敬更無論
於跣而見也或疑古人脫鞢而登近於裸褻然常見暹
羅國人入朝拜舞以行膝褻足頗斑斕可愛想古人邪
幅在下亦復如是則亦未爲汚瀆也按明史洪武初定
制朝服祭服皆白鞢黑履惟公服則用皂靴故有賜狀
元朝靴之制洪武二十五年令文武官父兄子弟及婿
皆許穿靴校尉力士上直穿靴出外不許庶人不許穿

靴止許穿皮扎鞵北地苦寒許穿牛皮直縫靴

弓足

婦女弓足不知起於何時有謂起於五代者道山新聞
謂李後主令宮嬪宵娘以帛繞脚令纖小作新月狀由
是人皆倣之唐綽有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
宵娘而作也張邦基墨莊漫錄亦謂弓足起於南唐李
後主按謝靈運詩可憐誰家婦緣流洗素足李白詩履
上足如霜不着鴉頭鞵又唐詩兩足白如霜臨流濯素
足陶南村謂唐人題咏甚多略不言纖小又郡閣雅談
引五代劉克明蒲鞋詩云吳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
一樣新纔自繡簾離玉指便隨羅鞵步香塵石榴裙下

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駕瓦上不知招攬
是何人謂此詩通首咏婦人蒲鞋而略不及弓纖之狀
則是時尙未纏足并引太平御覽云昔製履婦人圓頭
男子方頭見宋書五行志似不知裹足而但以方圓爲別也胡應
麟因之力主起於唐本五代之說謂古人言婦人弓腰
而不言弓鞋言纖腰而不言纖足古人風俗如墮馬愁
眉等粧史傳皆不絕書而足獨無明文李白至以素足
咏女子則唐時尙未裹足明矣此皆主弓足始於五代
之說也然伊世珍娜嬛記謂馬嵬老嫗拾得太真鞵以
致富其女名玉飛得佳頭履一隻長僅三寸詩話總龜
亦載明皇自蜀回作楊妃所遺羅鞵銘曰羅鞵羅鞵香

塵生不絕細細圓圓地下得瓊鉤窄窄弓弓手中弄初
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同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
虛暗引相思幾時歇又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
玉笋裏輕雲周達觀引之以爲唐人亦裹足之證韓偓
牋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繡
羅鞋楊用修因之并引六朝雙行纏詩所謂新羅繡行
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以爲六朝已
裹足不特此也雜事秘辛載漢保林吳姁足長八寸脰
跗豐妍底平趾斂約縑迫袼收束微如禁中史記云臨
淄女子彈絃縑足又云揄修袖躡利屣利屣者以首之
尖銳言之也則纏足之星戰國已有之高江村天祿識

餘亦祖其說謂弓足相傳起于東昏侯使潘妃以帛纏足金蓮昭地行其上謂之步步生蓮花然石崇屑沉香為塵使姬人步之無跡已先之而史記并有利屣之語則裹足之風由來已久云云此主弓足起於秦漢之說也是二說固皆有所據然瑯嬛記及詩話總龜所云恐係後人附會之詞而李白之咏素足則確有明據卽杜牧詩之尺減四分韓偓詩之六寸膚圓亦尙未纖小也第詩家已咏其長短則是時俗尙已漸以纖小爲貴可知至於五代乃盛行扎脚耳湛淵靜語謂程伊川六代孫淮居池陽婦人不裹足不貫耳至今守之陶九成輟耕錄謂扎脚五代以來方爲之熙寧元豐之間爲之者

猶少此二說皆在宋元之間去五代猶未遠必有所見
聞固非臆說也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兩廣之民惟省
會效之鄉村則皆不裹演黔之猓苗棘夷亦然蘇州城
中女子以足小爲貴而城外鄉婦皆赤腳種田尙不纏
裹蓋各隨其風土不可以一律論也 本朝康熙三年

有 詔禁裹足王大臣等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不得
裹足違者枷責流徙十家長及該管官皆有罪

事見蜩
舊瑣語 康

熙七年禮部奏罷此禁

事見池
北偶談

此亦近事之不可不知者

金鳳染指

俗以鳳仙花染指自宋已然癸辛雜識鳳仙花紅者搗
碎入明礬少許染指甲用片帛纏定過夜如此三四次

則其色深紅洗滌不去直至退甲方漸失之回回婦人
多喜此云云今俗則不特回回婦人也

簪花

今俗惟婦女簪花古人則無有不簪花者其見於詩歌
如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醉插茱萸來未盡
杜牧之菊花須插滿頭歸邵康節頭上花姿照酒巵梅
聖俞謝通判太博惠庭花詩欲插爲之醉但慙髮星星
東坡吉祥寺賞牡丹詩年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
人頭又在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詩云頭上花枝奈老
何穆清叔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陳無已白髮簪花
我自羞黃山谷詞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

自羞陸放翁詩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之類不一而足按羯鼓錄汝陽王璿隨明皇遊幸常戴呀綃帽打曲上摘槿花一朶簪之璿舞山香一曲而花不落是唐時已簪花也宋真宗將東封命陳堯叟爲東京留守馬知節爲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先宣入後苑賜宴真宗與二公皆戴牡丹旋令陳去所戴者上親以頭上一朶爲陳簪之又盛事美談記真宗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朶所賜止親王宰臣上特顧晁迥錢文僖各賜一朶又故事惟親王宰臣則中使爲插花餘皆白戴一口侍宴上特命中使爲晁迥戴花觀者榮之又宋稗類編記寇準侍宴上特命以千葉牡

丹簪之曰冠準年少正是賞花吃酒時也沈括記韓魏公鎮揚州適芍藥生金纏腰四朶延王岐公王荊公陳秀公開宴各簪一枝後四人俱爲相司馬溫公家傳公年二十登第聞喜宴獨不簪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宋史顏師魯充顯仁后遺留使至金力辭簪花聽樂莫濛充賀金正旦使賜宴日以本朝忌辰不敢簪花聽樂又陳隨隱記孟冬時享駕回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有詩云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帶盡分春色賜羣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楊誠齋詩賜花新剪茜香羅簪遍烏紗未覺多花重紗輕

人更老拾頭不起奈春何則并簪剪綵之花矣古今詩
話孫周翰童時侍郡侯宴適座客簪花郡侯出對曰口
吹楊葉成新曲翰對曰頭戴花枝學後生此皆宋時簪
花故事也金趙秉文有戴花詩云人老易悲花易落東
風休近鬢邊吹又元遺山詩云鬢毛不屬秋風管更揀
繁枝揀帽簷元人貢師泰詩云忽見草間長十八衆人
分揀帽簷前又黃庚詩揀花歸去蜂隨帽漱石閒談記
明成祖時迎春監生當代爲簪花衆皆畏縮有邵玘者
直前取花爲成祖簪之傅維麟明書武宗南巡回至淮
安戎服簪花鼓吹前導則金元以來亦尙有簪花之例
矣今制殿試傳臚日一甲三人出東長安門遊街順天

婦人拜

禮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肅拜者周禮太祝九拜之一鄭註謂俯下手如今之揔按推手曰揖引手曰揔肅拜如揔正今俗婦人攏兩手向下之禮也惟婦人之拜跪與不跪諸家之說紛紛洪容齋等謂古禮婦人之拜本不跪戰國策蘇秦至洛其嫂匍匐四拜自跪而謝此畏懼之至過爲加禮故特記之史記周昌以易太子事諫高帝呂后見昌爲跪此亦特爲加禮則非加禮不跪可知也周天元帝詔曰縣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欲婦人如男子拜至特降詔書則婦人本無拜跪

之禮更可知也此拜而不跪之說也清波雜誌則謂古
之男女皆跪古詩曰長跪問故夫是也羅鶴林玉露亦
引朱文公云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兩膝齊跪手至地
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古樂府所謂伸腰再跪拜也此
拜而必跪之說也不知古人席地而坐引身卽爲跪則
婦人拜亦未有不跪者古詩伸腰跪拜正是實事引身
長跪攏手向下卽是伸腰拜跪也雖長跪而其拜則僅
肅拜不作男子俯伏之狀朱子語錄所謂直身長跪拜
時亦只俯手如揖便是肅拜婦人首飾甚多自難俯伏
地上也此席地而坐持婦人有跪拜之禮也迨後坐用
牀榻則婦人之跪不便故無復引身長跪之儀而僅存

攏手肅拜之禮此所以有拜而無跪也周天元特詔婦人如男子拜是其時婦人久無跪拜之禮可知而謂起

於唐武后欲尊婦人故不令拜跪究屬臆說也

宋史王貽孫傳太祖

嘗問趙中令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貽孫爲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跪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太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爲證趙甚重之亦見玉壺清話及愛日齋叢鈔總之席地而坐時婦人拜必兼跪坐用牀

榻後婦人有拜無跪以古詩伸腰跪拜及周天元之詔彼此參看自可了然也後世婦人肅拜行禮時稍作鞠躬虛坐之狀此亦有所本宋太祖問趙中令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又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太廟薛簡肅問陛下當爲男子拜乎議遂止是宋時婦人固亦無俯伏拜跪之禮而愛日齋叢鈔云古者男子之拜但

如今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爲稽首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虛坐之勢然則拳曲虛坐亦自宋時已如此也惟是婦之於舅姑及命婦之於君后自有不可以常禮爲敬者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則隋時皇后受冊固跪拜矣唐李涪刊誤云今郊天祭地止於再拜乃婦謁姑嫜其拜必四詳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姑章跪而受之當於此際授受多誤故四拜相屬耳則唐時婦初見舅姑亦跪拜矣又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拜跪謝君

王則唐時宮人於君后亦拜跪矣蓋家庭則舅姑宮庭則君后皆屬至尊自宜加禮是以相沿至今非此則仍拜也

古人跪坐相類

朱子作跪坐拜說寄白鹿洞諸生謂古者坐與跪相類漢文帝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諸所謂坐皆跪也蓋以膝隱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有蹠而體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學所存文翁禮殿刻石兩像皆膝地方坐兩蹠隱然見於坐後帷裳之下尤足證云又後漢書向栩坐板牀積久板乃有膝蹠足指之地據此則古用之坐與跪皆是

以膝着地但分尻着蹠與不着蹠耳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則謂之箕踞漢書陸賈傳尉佗箕踞顏師古註伸其兩脚如箕形佛家盤膝而坐則謂之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然則古人何以不以尻着地而爲此危坐哉蓋童而習慣遂爲固然予今南人皆垂脚而坐使之盤膝則不慣北人多盤膝而坐使之垂脚亦不慣也近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謂古人危坐伸脚正如今所謂盤膝坐則又誤盤膝坐則向榻管寧席上何以有膝蹠痕耶

高坐緣起

古人席地而坐其憑則有几詩所謂授几有緝御也寢則有牀詩所謂載寢之牀也應劭風俗通趙武靈王好胡服作胡牀此爲後世高坐之始然漢時猶皆席地文

帝聽賈誼語不覺膝之前於席暴勝之登堂坐定雋不
疑據地以示尊敬是也至東漢永始斲木爲坐具其名
仍謂之牀又謂之榻如向栩管寧所坐可見又三國魏
志蘇則傳文帝據牀拔刀晉書桓伊據胡牀取笛作三
弄南史紀僧真詣江墩登榻坐墩令左右移牀讓客
狄當周赧詣張敷就高故亦令左右移牀遠客此皆高
坐之證然侯景升殿踞胡牀垂脚而坐梁書特記之以
爲殊俗駭觀則其時坐牀榻大概皆盤膝無垂脚者至
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繩名曰繩牀程大昌演繁露云穆
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是也
而尚票倚子之名其名之曰榻子則自不初始丁晉公

談錄竇儀雕起花椅子二以備右丞及又夫人同坐王
鉉不記李後主入宋後徐鉉往見李卒取椅子相待鉉
曰但正衙一椅足矣大主出具賓主禮鉉辭引椅偏乃
坐張端義貴耳錄交花卽胡牀也向來只有栲栳樣秦
太師偶仰背墜巾吳澗乃製荷葉托首以媚之遂號曰
太師樣此又近日太師椅之所由起也然諸書椅子猶
或作倚字近代乃改從椅蓋取桐椅字假借用之至杌
子墩子之名亦起於宋見宋史丁謂傳及周益公玉堂
雜記

再拜三拜四拜五拜

古人拜雖臣之於君亦祇再拜孟子所謂以君命將之

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申之九頓自則以求救之切
本非常禮至後周天元帝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
於是始有三拜然唐李濟刊誤謂郊天祭地止於再拜
是唐時郊廟尚祇再拜前明會典臣見君行五拜禮百
官只親王東言行四拜禮子於父母亦四拜禮蓋儀文
度數久則習以爲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須加隆以
示差別亦風會之不得不然者也
折梁記有百拜之語古人之拜只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間賓主交拜繁數如此註云言百拜者以喻其多也

上元張燈

朱弁曲洧舊聞云上元張燈自唐時沿襲漢武祠太一
自昏至明故事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進

詠燈山詩唐光天中東都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唐以前
猶歲不常設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
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遊觀之
盛冠於前代矣據此則上元張燈實盛於宋也然唐詩
已有金吾不禁夜之語自是唐故事

潤筆

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煥爲制戲曰筆乾答
曰出典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此潤筆二
字所山助也然北史袁聿修爲信州刺史有善政旣去
官州人鄭播宗等七百人斂縑帛數百疋託中書侍郎
李德林爲文以記功德詔許之則又在鄭譯之前故洪

容齋謂作文受謝晉宋以來已有之而王楙野容叢書
并謂陳皇后失寵於武帝以黃金百斤奉司馬相如作
長門賦以悟主此爲潤筆之始其見於史書及載記者
唐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
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受饋遺至巨萬時議以爲曰古
鬻文未有如邕者故杜甫八哀詩李邕一首云干謁滿
其門碑榜昭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劍
几義取無虛歲唐書李華不甚著書惟應人墓版傳記
及州縣碑頌時獲金帛柳公權善書公卿睨遺鉅萬主
藏奴盜其所藏盃盂一篋滕識如故奴妄言叵測公權
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惟筆硯白鐫秘之李商隱記

劉义持韓愈金去曰此諛是中人得耳不如與劉君爲
壽劉禹錫祭韓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僭
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絹
絲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
酬以九千匹蓋唐時風尚已如此玉壺清話李翰爲和
凝門生同爲學士會凝作相翰草制罷悉取凝舊閣圖
書器玩而去留一詩於榻云座主登庸歸鳳闕門生批
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歐陽公
請蔡端明書集古錄序以鼠鬚栗尾筆銅絲筆格大小
龍團茶惠泉等物爲贈君謔笑其清而不俗後聞歐得
清泉香餅惜其來遲使我們筆少此種物王禹玉作龐

穎公神道碑其家送金帛外參以古法書名畫三十種
杜荀鶴及第試卷其一也張孝祥書多景樓扁公庫送
銀三百星孝祥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合諸妓宴會
以紅羅遍賞之張端義貴耳錄席大光葬母乞吳傅朋
書預供六千緡爲潤筆人言傅朋之貧可脫矣一夕而
光死此又可見宋時士大夫風尚蓋作文受謝宋時并
著爲令甲沈括筆談記太宗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
金人院每朝謝日移文督之楊大年作寇萊公拜相麻
詞有能斷大事不拘小節萊公以爲正得我胸中事例
外贈金百兩曰例外則有常例可知也蔡忠惠與歐陽
公書曰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襄作書襄謂近世

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可乎亦見待詔書碑受餽之有例也祖無擇傳詞臣作詔命許受潤筆物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餽不獲乃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之不悅翰林學士王禹謝賜筆札記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草四制翼日有中使賫賜上所常御筆硯等十三事紫青石研一方琴光漆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筆一金華筆格一塗金鎮帛天祿二塗金研滴蝦蟆一貯黏麪塗金方奩一鎮帛象人二薦研紫柏牀一周益公玉堂雜記湯思退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賜潤筆錢幾及萬緡

賜視尤奇以宮禁中事命之草制尚有如許恩賜則臣
下例有餽贈更不待言唐時雖未必有定制然韓昌黎
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昌黎
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
帶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韋丹江西遺愛碑江西觀察使
許于泉寄綵絹三百匹亦特奏聞穆宗詔蕭俛壞成德
王土真碑俛辭曰王永宗事無可書又撰進後例得晚
遺若詎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以區區文字
餽遺而辭與受俱奏請則已爲朝野通行之例亦可知
也其有不肯賣文及雖受餽而仍他施者韋均之子持
萬縑請韋貫之求銘其父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爲此

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微之定交予生死之間
微之將薨以墓誌見托旣而元氏之老狀其藏獲與馬
綾帛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友之贄予念
平生分贄不當納往返再三訖不能得不得已回施此
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又柳玘善書顧彥暉請書
德政碑玘曰若以灑筆爲贈卽不敢從命司空圖傳圖
隱居山中王重榮父子雅重之嘗因作碑贈絹數千圖
置虞鄉市聽人取之一日而盡容齋隨筆又記曾子開
與彭器資爲執友彭之亡曾爲作銘其子以金帶縑帛
爲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
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義也東坡集亦有得潤筆錢送

與王子立葬親之事又元時胡汲仲貧甚趙子昂爲介
羅司徒請作其父墓銘以鈔百錠爲潤筆汲仲怒曰我
豈爲宦官作墓銘耶是日無米其子以情告汲仲卻愈
堅嘗誦其送人詩薄糜不繼襖不煖饑腸猶作鐘球鳴
之句謂人曰此吾秘密藏中休糧方也明史李東陽傳
東陽謝事後頗清窘有求碑誌者東陽欲却之其子曰
今日宴客可使食無鮭菜耶東陽乃勉爲之亦可見其
清節矣然利之所在習俗漸趨于陋唐文宗時長安中
爭爲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
不由喪家者侯鯖錄記王仲舒爲郎中謂馬逢曰貧不
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可

立待也又明唐子畏有巨冊一帙自錄所作文簿面題
曰利市事見戒庵漫筆此皆急于售文之陋也杜少陵
送斛斯六官詩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
翻令室倒懸又歐公歸田錄記館閣撰文例有潤筆及
其後也遂有不依時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乞餽
者之陋也

避諱

避諱本周制左傳所謂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是
也然周公制禮時恐尚未有此雖金縢有以旦代某之
語然金縢之真僞不可知而祀文王之詩曰克昌厥後
戒農官之詩曰駿發兩私皆直犯文武之名雖曰諱文

不諱然臨文者但讀古書遇應諱之字不必諱耳非謂
自撰文詞亦不必諱也而周初之詩如此則知避諱非
周公制也今以意揣之蓋起於東周之初晉以僖侯廢
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魯以獻武廢具敖考數公之生
皆在西周若其時已有避諱之例豈肯故犯之而使後
日改官及山川之名乎想其命名時尚未有禁及後避
諱法行乃不得不廢官及山川名耳孔明以後習禮者
益加講求如禮記所載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逮事父
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
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之類可謂情
義兼盡然朝廷之上猶未有聽以私諱避官名之制故

漢時孔安國爲侍中以王瑜名犯其私諱不肯連署求解官有司以公所無私諱駁之遂不許至晉江統疏曰故事祖父名與官同者皆許改若身與官同名不在改選之例但身沒之後子孫難以稱其位號宜聽其一并迴避詔從之則是時已著爲令甲矣宋史賈黯傳律載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有罪則并不避諱而議罪之律矣雍熙中詔除官若犯私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則更有因私諱而改官之律矣合而觀之蓋自晉六朝以至唐宋無不以避諱著爲律文也其見於史傳者宋書范蔚宗爲太子詹事以父名泰遂不拜陳書孔奐欲以王廓爲太子

詹事後主曰廓父名泰不可爲太子詹事唐書源乾曜
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裴胄授京兆少尹以父
名不拜換國子司業蕭儼拜太僕少卿以父名不拜徙
太子右衛率李涵爲太子少傅呂渭謂其父名少康當
避宋史仁宗命胡瑗修國史瑗以避祖名不拜李建中
直昭文館以父名昭懇辭乃改集賢院呂希純擢著作
郎以父名公著不拜遂改授此皆以私諱而改授官者
也宋史張亢授慶州亢以父名餘慶力辭不許李若拙授
太子贊善若拙以父名光贊辭不許則亦有不許避者晉咸和中以王
舒爲會稽內史舒以父名會不拜詔改會爲鄮後唐以
郭崇韜父名宏乃改宏文館爲崇文館宋慕容延釗父
名章太祖乃授延釗同中書門下三品去平章二字吳

延祚亦以其父名章授同中書門下三品程元鳳拜右
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此因私諱
而非爲改官名者也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生曰名死曰諱世俗往往有台
諱尊諱之語是稱生人名亦曰諱乃不祥之甚也今
時俗口語亦尚多如此不可不檢

嫌名

嫌名不諱韓昌黎諱辨已詳論之然隋文帝以父名忠
凡官名有中字悉改爲內已著爲令至唐時諱嫌名者
更多賈曾擢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引嫌不拜議者引禮
折之始受蕭復爲晉王行軍長史德宗以其父名衡乃

改爲統軍長史則朝廷之上且爲臣子避嫌名矣毋怪乎李賀應進士舉當時流俗以其父名晉遂同聲訾議也然唐書衛洙爲鄭穎觀察使洙以官號內有一字與臣家諱同欲乞改授詔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行固難依允李磻傳宦者摘磻疏中語犯順宗嫌名磻奏曰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則唐律本有嫌名不諱之條

二名

舊唐書太宗詔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以來兩字兼避廢闕已多自今官號人名公私文藉有世民二字不連續者並不須諱是太宗之詔甚明然唐人凡遇此二

字雖不連屬者亦避之避世爲代如代宗本世宗之稱是也避民爲人如民部改爲戶部李安民改爲李安大是也惟虞世南不改世字蓋世南沒於太宗時正遵奉詔旨故耳其後李世勣但稱李勣則當高宗時已諱世字也

古人臨文避諱之法

司馬遷之父名談故史記於張孟談改作張孟同趙談改作趙同此以同字代名也有以他人之名犯廟諱而但稱其字者如北齊以高歡先世有名泰者故於宇文泰但稱其小字黑獺有名隱者故於趙隱但稱其字彥深唐諱虎故於石虎但稱其字季龍諱淵故於劉淵但

稱其字元海鄧淵但稱其字彥海諱治故於長孫稚但

稱其字承業

此并諱嫌名

是也有以諱而改用文義相通之字

以代之者如漢明帝諱莊而東漢人凡舊書所有莊字

皆改爲嚴以魯莊公爲嚴公楚莊王爲嚴王莊助莊子

陵皆改姓爲嚴王羲之之先諱正法帖中正月皆作一

月或作初月至唐時益踵其法如改虎爲武淵爲泉又

爲深世爲代民爲人因此并改古人之名蕭淵明爲深

明李安民爲安人更以嫌名而改長孫稚名爲幼甚而

別稱虎曰猛獸曰於菟

隋書趙仲卿爲政猛時人謂之猛獸北史又云時人謂之於菟

此皆以文

義相同之字代用也隋劉臻好食蜋以父名顯乃改呼

曰扁螺此則以已之諱改物之名殊覺可笑東坡以其

先諱序凡爲人作序皆用敘字此又以音相同而義可通者代之然或雖有同音之字而義無可通則不免窒碍近世缺點畫之法最爲簡易可遵矣

逮事不逮事

禮記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但諱祖名而又以逮事不逮事爲別也然禮又云旣卒哭以木鐸狗曰舍故而諱新杜預註左傳引之以爲舍親盡之祖而諱新者自三父至高祖皆不敢斥其名則諱當及五世矣吳志張昭著論亦引逮事之義謂六世親屬竭矣則不必諱周穆王名滿而後有王孫滿厲王名胡而莊王之子亦名胡此又諱及五世之證則

避私諱當以五世爲斷

唐廟制已祧不諱故高宗諱治而韓昌黎潮州上表內治平日久敢治少駢等可引治字甚多

蓋憲宗時已

祧高宗也

覲面犯諱

大朝時最重犯諱南史謝鳳之子超宗以劉道隆問其有鳳毛輒走匿不敢對後超宗謂王僧虔子慈曰卿書何如虔公書答曰如雞比鳳超宗狼狽而退蓋各觸父諱故也殷鈞尚永興公主公主憎之每召入滿壁書其父叡名鈞輒流涕而去北史熊安生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自稱觸觸生雖爲當世所笑然其時避諱之嚴大概如此董蔡燕閒常談云許將知西京有一吏白事云某錢若干已有指揮許將來

春充預買錢許厲聲曰許將如何作得預買錢其人
悟元絳知杭州一吏白事合依元降指揮元拱手曰元
絳何嘗指揮吏惶恐而退此未免覲面犯諱故酬接時
亦有不可不留意者古人所以有入門問諱之禮也



